

《百譚》

作者: 那邪

Powered by [紙言](#)

第零譚 《一百》

一百枝長長的白蠟燭已點亮，各自放入由藍色油紙裹紮的一百盞座地大燈籠裏。百盞燈籠以拱形方式排列，列陣的缺口朝向門口，而中間放置一張橢圓的巨大矮木桌，桌上中央安放了一面大圓鏡，鏡面朝上。這樣的擺設佈置在屋內最裏頭的大房間，房間內沒有其他的光源，叫作藍室。藍室只有一扇門，門能通向一個叫作連室的空置房間。這裏用作拐彎處，能以另一扇門通向另一個大房間。而這大房間就是我與貴賓們預定聚會的地方，叫作客室。客室中央同樣有一張橢圓的大桌，百個坐墊寬疏地圍放在桌邊的地上。客室的四角設置了亮着的四盞座燈，而木桌中央則放置了一個燭台，台上有一枝沒有點着的紅蠟燭。

這天是七月初一，我和管家就這樣佈置了大屋的三個房間，等待着貴賓們的到來。

到了約定的傍晚六時，他們陸續來了。管家在玄關點名並檢查他們攜帶的物品，他們都穿上了藍色的衣服，我招待他們進入客室就座，準備開始大會。

晚上七時正，管家弄熄了四盞座燈，而我點了那枝紅蠟燭，坐在其中一個坐墊上，就這樣，大會開始了。

「大會開始，勞駕第一位開腔。」
大會由管家主持，但他不會參與其中。
燭台從桌中央自動傳至第一位。

首先，坐在我右邊身旁，一位正搔着肚皮、滿臉稚氣的少年開始說起他的故事.....

第壹譚 《一人藏米捉》 上

一個人。

父母出外旅遊去了，姐姐去了朋友家留宿，家中只有我一個人。
難得的時刻，而我亦閒着無事，正好玩玩那興起良久、詭異刺激的遊戲。
我準備了以下的物品：

一個屬於我的指甲剪、
一枝縫衣針和一簇紅線、
一把從廚房找來的菜刀、
一杯加了大量鹽的白開水、
一袋從家裏的儲米桶盛來的米 和
一個姐姐很久沒玩的殘舊泰迪熊。

我把以上所有物品都預先放在浴室裏的洗手台上。

等到子夜，我進入浴室，堵塞浴缸的排水口，扭開浴缸的水龍頭，開着水，開始製作遊戲中的「玩伴」。

「由現在開始你就叫小瞳。」

首先，我拿起泰迪熊，望着它的臉，給它命名。

小瞳是最初姐姐給泰迪熊改的名字，現在我只是遵從遊戲的傳統，給它命名多一次。

然後，我用菜刀割開小瞳的胸口，把裏面的填充物盡數抽出來。

及後，我拿起指甲剪，向着敞開的胸口，把手指甲剪進去，接着，把那袋米也倒進裏面。

最後，我用紅線穿了針，把小瞳的胸口縫合，再把剩餘的線圍着它的身體繞了數圈。

「玩伴」就這樣製作完畢。

我把小瞳留在浴室，關了浴缸的水，拿着那杯鹽水，走進姐姐的房間，朝向裏面的貯物組合櫃，蹲下身體，拉開了底櫃的推拉門，把鹽水放在左上的角落。

這是我準備好的匿藏點，原本是放有姐姐的舊書籍，但我已把它們移至姐姐的牀上，清空了裏頭。

就這樣，所有預備功夫都做妥，我回到我的臥室，玩着手機，熱切期待凌晨三時的到來。

到了三時，我懷着興奮的心情，走進浴室，拿起小瞳。

「那麼最初的鬼就是我了。」

「那麼最初的鬼就是我了。」

「那麼最初的鬼就是我了。」

我對望着它，重覆說了三次。

說罷，便把它以背靠着浴缸邊的姿勢浸入水中，拿走洗手台上的菜刀。

離開浴室後，我開了客廳的電視機，調校電視頻道，直至畫面顯示雪花雜訊。

然後，我關了全屋所有的照明，返回電視機前，閉着眼，心裏默默由十開始倒數着。

這時，除了雜訊的沙沙聲外，我還聽到心臟因緊張而亂跳的怦怦聲。

數完後，我睜開眼睛，反手握着菜刀，沿着微弱的光線，步入浴室。

「找到小瞳了。」

說完，把刀刺入小瞳的胸部。

「那麼接下來小瞳就是鬼了。」

我望着泡在浴缸水中唯一的黑影說道。

我掩上浴室的門，急步走向姐姐的房間，心情像玩遊戲被追捕般，既興奮又慌張。
我掩上房門，躲進底櫃，閉了櫃門，抱膝坐着，靜候外面的變動。

過了一會兒，沒有聲響。我平靜地等着。
再等一陣子，沒有聲音。我耐心地待着。
待着待着，漆黑的空間使我睡意漸濃，外面依舊靜幽幽的。
我搖了搖頭，捏了捏了手肘，掏出口袋裏的手機，看了一下時間。
「已經快到四時了，難道沒有成功嗎？」
我心裏正納悶着。
再等候十分鐘，除了我因煩躁而變得沉重的呼吸聲外，依然無聲無息。
終於，我呼了口氣，放鬆身體，決定放棄這次遊戲。

我伸出右手，準備拉開櫃門。
「吱——」
突然，我聽到像房門被慢慢推開的聲音，心中猛然一驚！
「沙沙沙……」
電視雜訊的聲音緊隨着推門聲，一同向我襲來。
「沙、沙、沙……」
不同於雜訊聲，另一個聲響一下一下的越來越大，像是朝着我這邊靠近。
我想了一想，頓時身體打了一個顫抖。
那應該是米粒掉落所發出的聲音！
我腦海立刻幻想到小瞳正在大腹便便地懷着米粒，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近這邊。
我的雙眼凝視着櫃門，雙手緊抓着膝蓋，身體緩緩傾離門邊。
「沙！」
一下清脆的「踩地」聲在櫃門邊發出，立時把我嚇得魂不附體，雜訊聲亦戛然而止。
一片靜寂。
「不要開，不要，不……」
我的身體劇烈顫動着，而心臟也悸動着，害怕櫃門會被拉開，懼怕拉開後會有恐怖的東西出現。
「呼——」
抖了片刻，門終究慢慢被打開，我閉上眼睛，屏着鼻息，左身緊倚着內牆，心裏慌亂地祈禱着。

寂靜無聲。
等了半晌，仍然死寂。
我按捺不住，緩緩地睜開眼睛。
漆黑一片。
身邊黑黝黝、涼颼颼的。
我想挪動一下脖子，看看周圍的環境。
不能動。
不只頸部，全身上下像被鬼壓牀般癱瘓不能動。
鬼壓牀？
我再感覺一下全身，陡然一驚。
我正仰躺着！
剛才明明是坐着的！
惶恐間，我的眼睛開始適應了周圍的昏暗，看到了一個熟悉的東西。

一個人生中看過許多次的燈泡。
再加上燈泡周圍牆壁的裂縫及污漬，我可以認定這裏就是我不久前才待過，家裏的浴室！
我心裏困惑着，惴惴不安，不知所措。

突然，燈泡亮了，吱呀一聲，寒風襲來。
未待我適應眼前的亮光，燈泡就被一個巨大的黑影遮蔽。
是……小……小瞳？
我心中悚然一驚。
驚，不只因發現它就是小瞳，還有是它居然有大得使我有窒息感覺的身影，以及如人類般靈活的動作。

動作？沒錯，它竟然在動！
燈泡的亮光再次射入我的眼睛，吃驚之間，小瞳已經離開了我的視野。
數秒後，我聽到耳邊傳來流水聲，小瞳也隨着回來。
小瞳舉起它那已經殘破到有數處露出了棉花的右手，鉗着我的左脅，把我移到它的臉前。
黑影吞噬了光線，亦戳破了心膽。
漸漸增大的臉龐使我臟腑俱壞，越接近，我的視覺越變模糊。

「由現在開始你就叫小瞳。」
假如我的口可以動的話，我看我的下巴應該頃刻跌到地上去了。
這是甚麼跟什麼呀？
這個場境熟識得很，不久前，我正說着同樣的話。
難道我和小瞳互換了角色？
還有，更驚奇的是，它這句話不是從它口中說出，而是彷彿是意念般，在我腦海中突然出現。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思緒混亂間，小瞳已放下了我，拿起在我身旁的菜刀，把尖端對向我。
刀尖越來越大，大得如一座大廈，重沉沉的向我壓來。
我盯着快要接近眼底的刀尖，心中已預知到即將會發生甚麼事情，眼前的景象又變得朦朧。
冰冷的刀鋒刺破了我的胸膛，劇痛剎那間突襲而來，紅紅的鮮血像潑墨般自下而上塗染了我眼前的景象。
不容我再多驚詫，我的肚皮已被自上而下快速剖開，痛楚更大更劇的接踵而至。
刀被抽離，有了歇息的時刻，可以思忖一下剛才發生的事情。

血？
居然有血！
原以為身體會如正常的泰迪熊一樣，由布料構成，豈料是活生生、有痛感的，以人類身軀被宰割！
萬念俱灰的我，真想快點魂飛魄散，昏死過去。
一團毛茸茸的東西探進了我的肚內，痕癢的感覺無情地把我的三魂七魄強行拉了回來。
菜刀早已不翼而飛，現在，小瞳的左手掀着我的半邊肚皮，右手握着的，是我體內的「填充物」……
「不要，小瞳求求你，不要……」

我預料到接下來會有非常恐怖的画面，喉嚨極力想發聲，眼皮使勁想合上，可是它們都像在使性子的，死也照嚙聲，死也不瞑目。
一團血淋淋的「填充物」被粗暴地抽出，數條血柱緊隨着沖湧而出，血花四濺，形成數座血色噴泉。
那團「填充物」不只有塊狀物，還有條狀物，它們互相纏繞，互相黏附，瑟瑟發抖的，好像被屠夫從牢籠擒出來的家禽一樣，害怕面對被屠宰的結局。
若是在正常情況，受到這樣的對待，應該會立即痛至不醒人事，更何況相似的行為還繼續進行。
可是，恍如習慣了痛楚，已臻化境般，無論「填充物」如何被拉扯抽盡，我的身體意識依然堅定不移，依舊精神抖擻。

地獄。

這裏恐怕就是地獄。

我定是已經死了，生前幹了不知甚麼違背道德的事情，死後要遭受剖割之刑。

空洞又呆滯的雙眼被強光襲擊，陰涼的空氣闖入已被掏空的軀幹。

經過多次採挖，小瞳似乎終於滿意，離開了我的視線。

不久，小瞳回來了，它伸出左手放入我的肚內，右手提着指甲剪同樣伸入肚內。

小瞳的右手輕微抖了一下，我的肚中隨即便有痕癢的感覺。

然後，愈來愈癢。

我回想剛才製作「玩伴」的過程，這個動作無疑就是剪指甲。

指甲？

那來的指甲？小瞳只是一個毛娃娃。

毛.....

等等，難怪那麼痕癢，它應該正在剪毛！

很想搔，很想撓進肚內，狠狠的抓一下。

但身體仍舊麻痺着。

痕癢難耐，難耐到沒為意剪毛動作已經停止。

「沙沙沙.....」

一些顆粒狀的東西湧進了我的胸腹內，軀幹感到沉甸甸的。

我回過神來，看到小瞳已光禿禿的雙手舉着一個灰暗色的布袋，豆大的白粒從袋口瀉下，像滂沱大雨般，下落到我的眼底。

白粒沖走了痕癢，卻帶來了沉重。

我已不用細想便知道這是甚麼回事。

小瞳抽一抽袋子，把剩餘的白粒倒入我的肚內。

我猶如看戲似的，沉靜地注視着小瞳的動作。

小瞳放下袋子，捏起一根巨大的縫衣針。

我預料小瞳將會用紅線穿針，然後縫合我的傷口。

小瞳從我身邊廢棄成堆的「填充物」中揪起一類條狀物。

我詫異了一下，初時以為是條血管，定睛一看，是小腸。

小瞳扭捏了小腸的一端，對向縫衣針的進線口，穿了過去。

預想的紅線成了小腸。

我吃了一大驚，不是驚嚇的驚，是驚訝的驚。

這還真是妙想天開！

不等我驚訝完，小瞳已用針刺了傷口上端的邊皮，開始用「小腸線」縫合我的胸腹。

我木然對待縫針來回刺戳伴隨的疼痛。

縫合後，小瞳提起我，把「小腸線」繞了我的身體數圈。

製作完「玩伴」，它放下我，隨後，流水聲亦停止。

聲停止後，我才發覺剛才的流水原來不絕在流。

看來我已經被先前的震憾堵塞了耳朵。

過了一會兒，小瞳沒有回來，看來是離開了。

身體各種感知刺激已平靜下來，我仰望着天花板，腦海倒帶回剛才發生的種種片段。

沒有持續不斷的剖割，看來這裏不是地獄。

我似乎遇上了靈異事情，進入了異世界。

遊戲成功了。

體驗了這麼恐怖又靈異的情景，已經夠了，滿足了。

目的已經達到了，現在，我要設法離開這個恐怖地方，返回現實世界。

我不清楚要怎樣才能回去，但至少要逃出這裏。

如果沒有推測錯誤，小瞳不久會回來，完成剩餘的「儀式」後，我的身體應該可以走動。

之後，我的任務是要扮演「鬼」去找尋並捉拿躲了起來的小瞳。

若果浴室外就是家裏的環境，趁着可以自由行動，我應先試試打開大門，看看能否逃離這個怪異空間。

第壹譚 《一人藏米捉》 下

心裏盤算間，不知過了多久，小瞳回來了。

「那麼最初的鬼就是我了。」

「那麼最初的鬼就是我了。」

「那麼最初的鬼就是我了。」

它拿起我，面對着我，我的腦中便產出這三句一樣的句子。

接着，小瞳把我以端坐着的姿勢浸入了浴缸的水池，然後，離開浴室。

我軀幹的上半身露出水面，身後倚着缸邊。

在這時，除了浮在水面、微微晃動的小腸外，我還可以看見自己赤裸的身體。

可是，這早已在我意料之內，並未令我驚奇。

我在意的，只有身體能否活動。

等到外面傳來雜訊聲後，浴室的燈被熄滅，再過一會兒，小瞳再次回來。

「找到小瞳了。」

接着，把刀刺入了我胸前的傷口。

「那麼接下來小瞳就是鬼了。」

兩句也是如訊息般傳入了我的腦內。

小瞳走出浴室，掩上門，四周變得更昏暗。

我凝望着插着我胸間的大刀，暗色的鮮血一絲一絲的從傷口慢慢流進水中，化入水池。

大概是因為我的肚內已無「填充物」，血量不多，痛覺不大。

刀身慢慢因重力而下墜，刀尖因而緩緩向上挑起。

我注視着刀子的「移動」，心裏焦躁地等着可以行動的時候，急不及待要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

刀鋒移到最高點後，徐徐地降下抽脫。

「咚。」

刀最終離開肚皮，沉入池裏。

這時，我緊繃的身體驀地鬆弛了下來，身體隨之滑入去水裏。

我本能地掙扎，雙手掙脫了包圍的腸線，按了一下水底，把身體撐了起來。

欣·喜·若·狂。

動了，我能動了。

我伸一伸四肢，扭了扭腰頸，確定全身上下都能活動。

或許因為過度興奮，做了太大的伸展動作，突然胸口一痛，一顆橢圓的粒狀物從我胸口跌了出來。

米粒

我停了動作，向下一看。

用來縫傷口的一段「小腸線」斷開，肚皮鬆開了一個缺口。

我心中一怯，不敢再肆意移動。

我腦內幻想到，倘若再繼續移動的話，「小腸線」最終會完全鬆脫，肚內的米粒會傾瀉而出。

可是，轉念一想，我總不能停留在這裏，始終都要逃離，唯有硬着頭皮去了。

我左手緊捉着缺口下的腸線，避免剩餘的會脫掉，右手按了水底，借力挺起身子，站了起來。

環顧四周，看見了浴缸的一端有一條線。

聚精一看，原來那是一條連着水龍頭和塞子的鐵鏈。

由於浴缸的內邊是很滑的，我只能透過這鐵鏈去離開浴缸。

我一邊捉着腸線，一邊挺着肥脹的肚子，謹慎地一步一步走向鐵鏈。

沉重的米粒使我步履維艱，加上要拖着胯下長長的腸線，好不容易才終於走到去，中途還掉下了數顆米粒。

我踏上塞子上，舉起右手，用力拉一下鐵鏈，確保它是緊緊連着水龍頭的。

檢驗完畢後，我開始沿着鐵鏈攀爬上去。

由於攀爬需要運用雙手，我只能把缺口貼着鐵鏈，小心翼翼地避免腸線滑下鬆脫。

可惜，事與願違，在攀爬途中，我感覺到腸線滑離了兩個針口，肚皮的缺口增大，米粒亦隨即蜂湧而出。

一步一驚心。

已經不能再回頭了，堅持下去吧。

幸好，浴缸不高，不久，我已經可以摸到水龍頭了。

我雙手緊抱着水龍頭的出水管口，慢慢由管口的底部挪動身子至上部。

歷盡千辛萬苦，終於登頂了。

我舒了口氣，擒着肚皮上快要脫離另一個針口的線頭，稍作休息，待呼吸平復下來。

刻不容緩，小休過後，我把長長的腸線圍着脇下的身體，左手擒着線頭，右手舉起並拉着線尾，走向水龍頭的邊緣，看着下方，想由水龍頭跳至浴缸的邊板。

正當雙腳跳至邊板的時候，忽然，畫面突變，光影晃動，時間像是流逝得很慢，未及回過神來，後背卻已經朝向下。

在感覺到背部有依靠時，身體便變得沉沉的，肚內有大量的物體從缺口沖湧而出。

回過神來，全身劇痛，眼前有許多昏暗的顆粒向我襲來。

原來我剛剛在邊板上滑倒了，身體滑離浴缸邊，重重地向着浴室地板摔了下去。

我望着天花板，愣了一會兒，然後，淚水充滿了眼眶，悲哀浸沒了心窩。

待身體痛楚舒緩了下來，我的頭腦亦冷靜了下來。

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若果小瞳等得不耐煩，可能會回來結束遊戲，到那時我便糟糕了。

我搖一搖頭，睜大雙眼，雙手按地，咬緊牙關，努力挺起已遍體鱗傷的身體。

我咳出哽在喉嚨的數顆大米，撥走身體上的米粒，查看一下肚皮的缺口。

穿着腸線的針口只剩三個，肚內的米粒沒了一大半。

已經沒有再多時間去顧慮太多了。

我當機立斷，扯脫腸線，猛然用力站立起來，任由米粒自然地掉出。

忽然，眼前天旋地轉，雙腳發軟，跌坐回原地。

應該是我臥得太久，身體未及適應站立的姿勢。

我定一定神，吸了口氣，再次嘗試站起來。

這次縱使沒有頭昏腦漲，但雙腳以至雙手都軟弱無力。

不能再耽誤了。

我用力地向前蹣跚，待身體平衡穩定後，才踏出另一步。

每走一步，米粒們亦隨之乘機逃出。

走到門口，我費力地揭開浴室未關好的門，走出浴室。

「沙沙沙……」

電視的雜訊聲和螢幕的光成了這個空間中最大的聲音和光線。

依靠着光線，我隱約看到四周各種物件的輪廓。

這裏的確就是家中的客廳。

我朝向家中的大門，準備想踏出「越獄」的第一步。

等等。

我以這樣的身體怎樣去扭開門柄呢？

我看了看門的周圍，沒有發現任何可以運用去開門的東西。

心裏一沉。

不想放棄，繼續掃視四周。

發現另外一處光源。

察看一下，那是一扇窗。

而窗旁有一個矮櫃，櫃旁亦有一張不高的塑料椅。

可行。

我心存希望，朝着窗戶，邁步向前。

大米一粒粒的跌下，越走越覺意識越模糊。

走到其中一個椅腳邊，我轉過身來，背倚着它坐下，想歇息一會兒，好讓自己清醒過來。

在這時，我的眼睛像近視一樣，不能看清周圍。

我怕我未到窗邊便不支倒地，不敢怠慢，雙手按着雙膝，雙腿發力挺起來，轉身欲開始爬上椅腳。

一片平滑及灰暗。

一道灰暗又平滑的牆聳立在我面前。

椅腳變為牆壁。

「吱——」

來不及思索，我的雙手已不由自主地用力推了那面牆。

牆被推開，寒風襲來。

我的視覺不再模糊，意識也隨着回來。

我駭然發現眼前是一個房間，適才的大牆就是這房間的門。

「沙。」

想再看清這個房間時，左腳卻不受操控的大力向前蹣跚。

「沙。」

右腳也跟着用力邁步踏前，進入了這房間。

在這時，我認清了這房間。

姐姐的房間！

我驚惶失措地左顧右盼，想看清眼前的景象，希望所有都只是我的錯覺。

慌亂間，雙腳繼續不能自控的向前大踏步。

快要走到熟悉的組合櫃時，我放棄掙扎，消沉地接受這場已編好的劇情。

「沙！」

到了底櫃的推拉門前，作最後一個踏步的右腳失控地使勁蹣跚了一下地板。

電視的雜訊聲跟着停止。

之後，雙手被伸出，身體微微傾向右並靠前。

手觸摸到門邊後，腰部開始運勁。

我膽顫心驚着（雖然已經沒有心臟或膽囊），對裏面究竟會有甚麼東西存在，及後會有甚麼事情發生，既好奇又恐懼。

門慢慢被拉開，黑暗漸漸侵佔了餘下可見的空間。

裏面黑洞洞，靜悄悄的。

猝然，暗黑裏，冷不防一隻巨大的手伸出，捉着我，把我拉了進去。

「原來你在這裏，害我找你找到滿身灰塵。」

周圍都是光，頭昏目眩。

「那個死賤婦竟然收藏你在這裏，幸好我細心找到，不然我會把她的房間給毀掉。」

眼睛適應了光線，彷彿看到一個巨大的人影，而耳邊傳來的，是一把陌生聲音。

「上次和你玩耍後，她竟向媽媽告狀，害我被扣掉零用錢。哼！她媽的糟糕！她這麼囂張，看來是給媽媽寵壞了。」

聲線雖然陌生，但說話方式和用字卻異常熟悉。

已能看清周圍的事物，然而，眼前大大的人臉卻使我當場愕然，血液瞬間凝結。

他就是我！

兒時的我！

「不談那個賤婦了，相別幾天，看你又胖了過來。來吧，由我再給你鍛練一下吧。」

說完便把驚魂未定的我放在一張牀上。

「首先，先助你減一減那肥乎乎的肚臍吧。」

一記重重的拳頭打到我的腹部。

痛得我想叫出聲，可惜，發不出聲。

「再接再勵，看我的連環拳。」

一拳又一拳，記記狠勁，連珠炮發。

我腦內一片空白，默默地承受。

「看來已減了不少了，之後，換雙臂吧，看你拙手笨腳，就給你拉一拉筋骨吧。」

雙手被抓着，左右瘋狂地搖動，我眼前的影像也跟着左右晃動。

我感覺到雙手的皮膚被撕裂了，痛不欲生。

「好了，鬆了筋骨，來看看你的五官吧。小小的眼睛，一定視野狹窄，眼光短淺，就給你撐大一下瞳孔吧。」

右手被捉着，眼前除了不想面對、恐怖又醜惡的笑臉外，還多了五條蠢蠢欲動的觸手。

我看見其中的兩條向前伸出，似是準備要探進我的眼窩。

「我回來了。」

突然，一把聲音從某處傳出，兩指條地停在半空。

然後，身體被提了起來，懸在半空。

緊接着，在身體正面朝向一處四方的黑洞後，被用力拋出。

周圍的事物快速從後掠過，黑洞變得越來越大，最後吞噬了整個世界。

「啊！」

叫了一聲，顫了一抖，睜了一眼。

抱着膝蓋的雙手放鬆了下來，雙腳麻麻的，不能動。

「沙沙沙……」

右邊看到方格狀的一處有柔弱的光線，冷冷的微風和雜訊聲從此處傳來。

夢？

適才睡了？

遊戲原來失敗了？

先前，我在等外邊的變動等得不耐煩，想要放棄遊戲，拉開門口後，瞬即不敵睡魔，頹然睡着？

我推測着睡前一刻的所有動作，認定了剛才的種種全都是夢。

還真是一場充滿感官刺激的惡夢！

我舒了口氣。

雙腳的麻痺已消去，可以動了。

是時候結束這場遊戲了。

我拿起放在角落的那杯鹽水，喝了一口。

含着那口水，拿着那杯水，爬出底櫃。

看看四周，姐姐的房間依舊如故，沒有變化。

我揭開半掩的房門，走進客廳。
看看周圍，客廳也是依舊如故，雜訊聲依然響亮。
應該快到第二天的早上了，周圍的事物開始清晰可見。
我看了看牆上時鐘。
快到六時。
漸漸光亮的空間增強了我的安全感。
我走進浴室，看到倒臥在浴缸水中的小瞳。
我緊繃的肌肉鬆弛了下來，心境亦平和了下來。
我把杯中的鹽水潑向小瞳，把口中的鹽水噴向小瞳。
「我勝了。」
「我勝了。」
「我勝了。」
說完，遊戲正式結束。

最後就是燒掉它了。
我執起小瞳，用毛巾抹乾。
走出浴室，在客廳中的一個矮櫃裏找來一個打火機和一個鐵罐。
坐在對着電視機的沙發上，把小瞳放入盆子，把盆子放在地上。
向着圍着小瞳的紅線點起火，開始燃燒它。
望着燃燒中的小瞳，我回想起方才的夢境。
那場被虐待的夢境與過去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所發生的一件事情相似。
那時我不滿媽媽常常偏袒姐姐，經常拿小瞳來發泄心頭之恨。
現在我成長了，已經不再會做這些事情。
若果這是小瞳的報
突然，我發現了有個東西不尋常。
罐中，小瞳那未被火焰燒及的雙手上的毛髮
稀稀疏疏的？
我記得小瞳的手在製作成玩伴前還是密密麻麻的，即是說
倏地，電視的雜訊聲戛然而止。
我抬頭看電視機。
電視機的螢幕顯示着一個男人彎着腰坐在一張沙發上並正面望着鏡頭，而他前面有一個內邊有火舌的
罐子。
我瞪大了眼，錯愕不已。
假如那是鏡面螢幕的反射的話，我是不會驚奇的，但它所顯示的影像卻是彩色的！
那或許只是電視機的一種攝錄模式罷了。
我安慰自己。
我跨過火罐，走到電視機前，伸手按下開關按鈕，關掉了它。
我檢查清楚螢幕再沒有顯示彩色，才放心退後。

退後間，背後碰到一個柔軟的東西。
「沙沙沙沙。」
我低頭看地板。
地板上有一些白米，而白米後有一團巨大的黑影。
我轉身向後望。
有一個巨大、正燃燒中的泰迪熊正貼近我的身後。

「啊！」
晴天霹靂，嚇了一大跳。
小瞳！
我以迅雷不掩耳的速度跳離小瞳。
「找到你了。」
腦海傳來噩耗。
小瞳其中一隻腳朝我的方向踏出，而它的肚中有一個大裂口，數顆米粒從中湧出。
我朝着大門口的方向拔腿就跑。
我快速打開大門，跑出門口。
突然，胸口一痛。
我低頭一看，肚皮裂出了一道長長的裂縫，血如泉湧。
「沙沙沙沙」
我向後一望，燃燒中的小瞳以跑步的姿勢向我衝來。
我望回前方，向着走廊中的防煙門，急促狂奔。
飛奔途中，我感覺到肚中有些物體跌了出來。
「沙沙沙沙」
我打開防煙門，衝落樓梯。
我向下一望，一條彎彎、血色的條狀物在我肚下隨着我的步伐左右晃動着。
「沙沙沙沙」
我轉頭一看，小瞳已在我身後數尺距離，雙腳在梯級上快速滾動。
我把頭甩回原位，拚命喪跑。
猝然，眼前出現了一個四方狀、發着光的出口。
「那麼接下來你就是鬼了。」
我衝向出口，邁步躍出

「好了，我的故事說完了。」
搔着腹部的少年說道。
「十分感謝您的故事。請您從這處走，進入連室，再摸黑走入藍室。吹熄裏頭其中一盞座燈後，走向中間的大桌，看一看放在上面大鏡子。看完後，您可以返回這裏，坐回座位。謝謝。」
管家站在連室入口處的旁邊揮動着螢光棒恭敬地說道。
那少年站起身體，跟着指示走進連室。
客室裏的客人沉默一片，沒有人發聲。
「還真是一個不錯的故事啊。」
我打破沉默。
可惜，沒有人答話。
過了不久，那少年回來了。
當他坐回座位時，我偷瞄了他一眼。

他的臉青青的，眼睛發着愣。

「有請下一位。」

管家說道。

燭台自動傳至下一位。

接着，坐在那少年右邊身旁，一位正按着後腦勺、外表貞淑的婦女開始說起她的故事

第貳譚 《二口吃》 上

二口，兩個口。

正常人只有一個吃食物的口，超過兩個的，不是畸形，不是人面瘡，就是被詛咒、受到惡報的。我的後腦勺正是有另一個口。

一個不受我控制的口。

這個口的緣由，首先要說到我和阿蓋還是兩小口的時候。

那時我和阿蓋相戀，愛至結成夫婦。

初時我還以為自己是阿蓋第一任妻子，豈知，他還有一個前妻。

可幸的是，那個前妻已經死了。

有個死去的前妻，我是不會在意的，可是，我介懷的，是她遺下了一個女兒。

若果她女兒沒有存在的話，我就不會活得那麼貧困，那麼不自在。

「琳琳，妳還不起來？已經八時了，妳要我被老師問候嗎？」

我不耐煩地向着在酸枝長椅上，正睡得像死去般的瘦削女孩怒罵着。

「呸——」

我拿起放在椅旁的一條彎曲的藤條，向着她的肚子使勁鞭了下去。

「媽媽，不要打，妳遲，遲沒有喚我，我我不知」

她蜷縮着把身體正面轉向椅內邊，避免我打她的肚子。

「呸——呸——呸——」

我一記接一記的向着她的背部用藤條拂下去。

「還敢頂嘴，妳就不能自動起來，要我費神喚醒妳？呵，說話結結巴巴，又懶又笨，不知妳那死去的媽媽當時吃了甚麼臭東西，生出妳這個鬼樣子。」

我一邊鞭一邊怒罵她。

「媽媽，不要打，我我沒有丁，現現在就要起來了，妳」

她瑟縮在椅上的角，雙手手掌伸出抵禦我的鞭打，哭泣着說。

「媽媽。」

我正要向她加上一鞭時，一把天真又活潑的聲音打斷了我。

「佳佳，怎麼樣呀？」

我收起怒火，轉向我親生的可愛女兒面前，蹲下身體，摸着她的頭溫柔地說。

「媽媽，我的鬧鐘不能響了，害我今天遲了起牀。」

她拿着鬧鐘，睡眼惺忪地仰望着我說道。

「佳佳，乖，我給妳換個電池吧。今天是兒童節，我給妳弄了一頓豐富的早餐，妳就快快去吃吧。」

說罷，拿起她的鬧鐘放在一旁，輕輕拍一拍她的後腦勺。

「好哇！謝謝媽媽！」

她欣喜地蹦蹦跳跳着。

我站起身體，走進臥室，拉開衣櫃下的抽屜，找尋着之前買來的電池。

「呸——」

「妳怎麼還不起來呀，害媽媽那麼辛苦。待我幫媽媽教訓妳，賤骨頭。」

「呸——呸——呸——」

客廳隱約傳來了佳佳的嗓音，我找到電池後，走出臥室。

「佳佳，校車就要到了，快點去吃早餐吧。這賤骨頭太懶了，媽媽罰她不準吃飯，妳就不要理會她吧。」

我不厭其煩地輕輕敦促。

「好吧，知道了，媽媽。」

佳佳放下簾條，乖乖走向飯桌，吃起早餐來。

我換掉鬧鐘的電池，冷冷地望一望琳琳。

她靜靜地躺在椅邊，雙目閉上，看似已昏睡過去。

「哼！」

我重重的呼出了一口氣。

佳佳要趕上學，已經沒有時間及精力去理會琳琳了。

我任由琳琳就這樣臥着，匆忙地幫佳佳收拾上學用的物品。

待佳佳乘上校車後，我舒了口氣，返回家中。

琳琳依然似死去般沉睡着。

「還不起來？」

我惱怒地用力拍打她。

她沒有回應。

「不要裝死了，快起來。」

我捉着她的手臂猛烈搖動。

仍舊毫無反應。

我心裏一驚，把手指放在她的鼻下。

沒有呼吸

「嗨，快醒來，給我知道妳在裝，妳就真的死定了。」

我連環搨她數記耳光。

紋絲不動

真的死了？

我腦海一片空白，身體打着寒噤，不知如何是好。

呆了半晌後，開始鎮定了下來。

阿蓋要通知阿蓋

費盡力氣，好不容易才從僵硬的身體，抽出了手臂，拿起電話聽筒。

「阿蓋你你可以早點，回來嗎？」

電話接通後，我結結巴巴地請求着。

「什麼事呀？我這邊正忙着。」

阿蓋正上着班，有點煩躁地答話。

「琳琳琳死死了」

阿蓋那邊一言不發，我亦焦慮不安地默默等着。

過了一會兒，

「好吧，我向上司請半天假，早點回來處理吧。」

他呼了一口氣說道，然後，掛斷了電話。

我的心情平靜了下來，慢慢掛回聽筒。

看着琳琳靜止不動的屍體，我思緒萬千。

琳琳是被我打死的？還是餓死的？

不，是她不乖，自作自受，不是我的錯。

我應該自首嗎？我會被判刑嗎？

不，不能受刑，佳佳還小，還要我照顧。

那麼，屍體要怎樣處理？

藏屍？碎屍？棄屍？燒屍？
能隱瞞下來嗎？會被發現嗎？
不會的，可能的，只要萬事小心便行了。

想着想着，我已經忘記了今天預定要做的家務。

「我回來了。」

阿蓋的嗓音把我的靈魂從焦慮的深潭裏呼召回來。

「她真的死去嗎？」

我還未及回話，阿蓋已迅速走至琳琳的屍體面前探看。

「看來真的死去了。」

阿蓋夷然自若地說。

「怎……怎麼辦？」

我擔心地問道。

「哼，事到如今只能瞞過去了，難道妳想去受刑，遺下佳佳給我獨自照料嗎？」

他有點不耐煩地回答。

「你這樣即是說這全都是我的錯？你沒有虐打過她嗎？誰昨夜把她抱起來拋至天花板再任由她跌落到地板？也不治治你的經濟，掙那麼少怎能養活那麼多口？餓死了這累贅，你絕對是有責任的。」

我氣急敗壞地喧嚷着。

「好了好了，是我的錯了，妳冷靜一下，現在先去小睡片刻，琳琳的屍體由我來處理。」

阿蓋平心靜氣地說。

「你要怎樣處理它？」

我好奇地問。

「我怕說出來妳會害怕，總之我有辦法，妳只要去打個盹兒，我便會弄妥。」

他泰然地邊說邊推我入臥室。

我坐在牀上，憂心忡忡地望着阿蓋關上房門時那從容不迫的臉容。

呆坐一會兒，我便沉睡去了。

「嘟嘟——嘟嘟——」

客廳的電話響起，我驚醒過來。

正想走出臥室去接聽，但被阿蓋的嗓音打住。

「喂。」

.....

「是的，我是她的爸爸。」

.....

「對不起，她今天早上突然身體不適。」

.....

「不太清楚，明天會帶她去看病，暫時今明兩天也要請病假。」

.....

「好的好的，謝謝。」

.....

我走進客廳，看見阿蓋掛回聽筒，若有所思的坐在酸枝長椅上，而琳琳的屍體早已消失了。

「怎麼了？」

我走近他，坐在旁邊，伸手輕摸他的胳膊問道。

「屍體已經解決了，剛才是學校的電話，我替她請了今天和明天的病假。」

「現在要處理琳琳的身後事，明天我會去學校為她辦理退學手續，說她要長期治病，不能上課。」
他沉着冷靜地說。

「佳佳也差不多要回來了，妳現在的疲樣會嚇倒她，調整一下心情去接她吧。」

他看一看我，不待我回應，緊接着說。

我點了點頭，挺起困憊的身軀站起來，轉身準備梳洗出門。

「不會有事的。」

他從後擁着我，然後把下巴微微頂着我的頭頂說道。

我呼了口氣，把後腦勺依向他的頸，右手輕握他的手臂，享受着這親密的感覺。

過了約一個半月。

琳琳的身後事已經順利處理完畢，沒有碰過壁。

母親節當日，佳佳替我做了部分家務。

作為媽媽，看到自己的女兒那麼孝順，真的由心而發感到安慰。

我決定要送她一份禮物，一張全新的書桌。

由於家中的空間不大，佳佳從前是用一張破舊的摺桌來做家課的。

琳琳的離去留下了一大堆廢物，我把它們全數丟掉，現在家中有位置可以為佳佳設一張書桌。

我和阿蓋在這兩天假期去了一些家具店看看有沒有合適的書桌。

可是，不是尺吋太大，就是價錢偏貴。

由此，阿蓋決定為佳佳製造一張獨一無二的書桌。

今天是星期二，為了給佳佳一個驚喜，阿蓋請了一整天假去製作這張書桌。

他買了數片長木板和兩盒釘子，在家中找來一把手鋸和一柄鐵鎚，到客廳的空地動起工來。

我一邊做着家務，一邊留意着阿蓋的勞動，幻想到佳佳收到這份禮物時那歡喜的樣子，滿滿的家庭幸福感覺油然而生。

「妳可以過來幫幫忙嗎？」

阿蓋的聲音打斷了我的白日夢。

「怎麼了？」

我走到他的身旁問。

「妳可以幫我扶一下那裏嗎？我這邊需要穩定的狀態才能鋸得整齊。」

他指着手上一個木板組架的一處說。

「好的。」

我蹲下來，跟隨他的吩咐去做。

「吱嘎吱嘎……」

我舉頭望着阿蓋彎腰鋸木的辛勞樣子，打算一會兒要給他冷飲讓他稍事歇息一下。

「啪——」

一下清脆的裂木聲猝然從我的背後傳來。

我轉頭去望，指顧之間，後腦勺頓時感到一記橫砍，力度使我連人帶架差點仆倒在地。

「啊！」

我坐直身體，未回神便聽到阿蓋的驚呼。

「妳沒事嗎？」

阿蓋一手攙着我的肩膀，一手摸着我的頭問候。

「喔唷！好痛！」

這時我才感到後腦勺傳來劇痛。

「對不起，我剛才被那『啪』的一聲嚇了一跳，手上的鋸子不小心向妳的後腦……」

「妳……妳流了很多血，等……等我一下。」

他慌張地離開我的身邊。

我雙手抱着頭，頭似被撕裂般，痛不欲生。
待阿蓋回來，身體忽然發軟，眼前的景象變得模糊，天旋地轉……

「好餓……好餓」
眼前漆黑一片，身後傳來一把悽愴的女孩聲音，感覺很近。
「妳是誰？」
我轉頭，沒有人。
「我好……餓，餓……」
嘶啞聲又自背後襲來，我急匆甩身向後飛瞥，但，一個人也沒有。
「妳是誰？不要躲。」
我開始慌亂起來，不斷地扭頭翻身，東張西望，可是，依舊渺無人蹤。
「我，餓餓……我……」
腦後響起悲鳴，愈來愈大。
頭痛欲裂，我雙目緊閉，雙手抱頭。
「夠了。」
我忍無可忍，竭力大喊。

白茫茫，嗡嗡鳴。
大喊後，耳鳴目眩。
眼前漸漸出現了數個人影，吱吱喳喳彷彿在說着話。
突然，其中一個白色人影靠向我，一隻手揭起我的左眼皮，另一隻用一條棒狀物指向我的左眼，刺眼的強光從那棒狀物射出。
我因害怕而反射性地用力閉眼對抗。
照了左眼一會兒，他又對我的右眼做相同的動作。
強光的照射使我的視力以至聽力都恢復過來。
此時，我已明白了這一切。
我現在身在醫院，前面的數個人影是阿蓋以及醫院的醫生和護士，剛剛是醫生用手電筒檢查了我的雙眼。
「怎麼了？怎麼了？醫生。」
阿蓋着急地說。
「她暫時沒有大礙，但需要留院觀察一段時間，待傷口癒合。」
醫生回答。
「好吧，謝謝醫生。」
阿蓋如釋重負，向醫生道謝。
「妳沒事嗎？頭還痛嗎？剛才妳突然大叫嚇了我一跳，做了惡夢嗎？」
待醫生和護士離開後，阿蓋撫摸着我被蹦帶纏繞的頭，皺起眉頭地問。
「頭現在還痛着，但已經沒有先前的那麼痛。對了，我睡了多久了？今天是哪一天？」
我怕阿蓋再為我而擔憂，迴避了惡夢的事情。
「妳已整整昏迷了兩天，我向公司請了假，在家中照顧佳佳，做了家務，妳不用費心了。」
阿蓋體貼地說。
「那麼，住院費……」
我氣若游絲地道。
「住院的事我會處理的。啊！差點忘記了要接佳佳，妳好好休息吧。」
他望一望牆上的掛鐘，不待我回應，奪門而去。
我安心地目送他離去……

「喔唷！好痛！」

.....

「奇怪，為甚麼會長成這樣的？」

.....

我面對着梳妝桌的鏡台，左手掠起頭髮，右手提着小鏡子伸向後腦，眼睛斜盯着從小鏡子反射再由鏡台反映出的，後腦勺癒合後留下的疤痕，口裏喃喃自語着。

先前的傷口癒合成了兩道上下緊密並排在一起的鮮紅色腫脹痂塊。

離院後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了，雖然沒有後遺症，但後腦勺仍會隱隱作痛。

初時癒合時只有一道扁平的疤痕，我一直沒有為意，現在沒想到會變成這樣。

算吧，希望過一段時間會有好轉吧。

我纏回蹦帶，戴上鴨舌帽，扭一扭脖子，站起身子，出門去接佳佳。

「喔唷！好痛！」

大聲疾呼後，我趕快撐起上身，輕摸後腦。

做畢家務，剛想懈怠地摔到牀上休息，可是，後腦的痂塊卻極力頑抗。

刺痛久久未散，痛得我抱着頭，弓起身體，眼眶泛滿淚水。

痛楚消退後，我坐到梳妝鏡台前，小心翼翼地解開頭上的蹦帶。

我拿起小鏡子，向後一照。

「啊！這是甚麼鬼東西？」

我驚呼。

鏡子倒影顯示的是兩道腫脹的痂塊裂了開來，中間有道鋸齒形的裂縫，而其中一個「鋸齒」赫然突了出來！

我戰戰兢兢地慢慢伸出手指，謹慎地碰一碰那塊突出的「鋸齒」。

尖尖硬硬的。

那應該是頭骨的骨刺。

不寒而慄，我不敢再望，放下小鏡子。

那應該只是傷口因細菌感染而惡化罷了，明天去看一看醫生吧。

我安慰自己。

不要告訴阿蓋吧，免得他又為我而費心。

我一邊想着，一邊纏回蹦帶。

好好休息吧。

我側身躺在牀上，倒頭便睡。

「暫時給妳弄平及縫合了頭部後方的傷口，現時不能判斷這病徵是由甚麼原因引起，需要留院觀察一段時間。」

「不留院行嗎？我有事要忙。」

「.....這樣吧，我給妳處方一種消炎止痛藥膏讓你回去搽抹患處，每天搽一次，一星期後回來複診，再看看情況吧。」

「好吧，謝謝醫生。」

做完小手術後，我離開手術牀，戴回鴨舌帽，走到藥劑部，排隊等待處方藥。

「妳知道甚麼是人面瘡嗎？」

兩個排在我前面的婦人談起話來。

「是那種多長在身體的關節部位，有着人面一樣的寄生胎嗎？聽說是一種怪病，非常可怕的。」

「對噢，我有位朋友的親戚相傳是因為作惡多端而患上這種病。人面不是有一個口嗎？聽說還可以給它餵食的。」

「真的嗎？那就太恐怖了，最好都是不要做傷天害理的事，不然就會受這惡報了。」

「啊！要拿藥了。等會再談。」

我默默地聽着她們的對話。

第貳譚 《二口吃》 下

端午節前夕，天氣很熱。

我買了糯米、肥豬肉、鹹鴨蛋黃、紅豆、鹹水草和糉葉，準備製作鹹肉糉。

浸糯米、洗糉葉和包糉子，花了兩小時，做了十餘個糉子。

我把它們浸入盛了大半滿水的大鍋裏，打算以大火水煮糉子。

做畢，滿頭大汗，有點疲累，想歇息一下。

為了方便，我選擇在客廳的酸枝長椅上作小睡。

我調了鬧鐘在一小時後響起，提醒我去關火。

然後，側身倒頭便睡

「咄——」

巨響，離我很近。

我從酣睡中驚醒。

後腦激烈撼動，耳目俱顫，整個頭部痛得生不如死。

待痛感緩和下來，我張開緊蹙已久的雙眼，第一眼便看到那條大裂縫。

那條剛好在阿蓋割木時裂開，使他分了心，讓我的後腦勺受了深深的一記砍擊，該死的裂縫！

現在它竟然又再次裂開，裂得更大。

先前明明已經修補過的。

「嘩嘩——嘩嘩——」

鬧鐘突然鳴響，嚇了我一跳。

對了，要關火了。

我壓抑驚悸的心神，按停了鬧鐘，撐起痠痛的身體，走進廚房，關掉爐火。

我打開鍋蓋，陣陣的糯米香味撲鼻而來，食指大動，讓我暫時忘記了疼痛。

試一試糉子的味道吧。

我用大鉗把鍋中其中一個糉子撈了起來，放在一隻碟子上。

我把那糉子端至客廳的飯桌上，泡了壺茶，然後走進臥室找起修補工具來，打算待糉子放涼一點，把那裂縫修補後再吃。

「我.....餓.....」

耳邊隱約傳來淺淺的聲音，像是有人在我身後說話，很近，頭頸也似是隨着微微震動。

我轉身一看，沒有人。

幻覺，應該是幻覺。

「餓.....我.....」

愈來愈大，不只是聲線，我頭頸的震盪也一樣。

驚惶失措，我想轉頭，但身體在這時乍然動彈不得。

「我.....好.....餓.....」

這次非常清晰，貼身的近，我感覺到聲帶不受控地振動.....

那聲音應該是從後腦勺發出！

猝然，巨痛再襲，我感覺到後腦勺的頭髮不由自主地開始騷動，頭上纏着的蹦帶繼而鬆了開來，

「我.....好.....餓.....啊.....」

吵啞並淒厲，震耳欲聾。

這時，我發着慌，不知所措。

聲音剛止，突然，頭髮被拉扯，有八道黑色條狀物從我的臉龐邊迅猛伸出，剛勁地橫挺朝向面前。

拉扯的力度使我向前傾倒，在這險要的時刻，雙腳不受控地向前踏起步來，卸去拉力，避免撲倒。

被「拉走」中，經過梳妝桌，我從眼角偷瞄了一下鏡台。

瞠目結舌。

鏡中的我，似喪屍一樣走着，頭髮分成八束猶如蜘蛛腳般向前挺伸，後腦勺一處光禿的頭皮露出，而頭皮上有兩道裂開得像嘴唇般的腫脹痲塊正抖動着，中間則有一根淡紅如舌頭一樣的條狀物蜿蜒地卷動着。

「呼嗷呼嗷」

我面如死灰，一邊「走」着，一邊聽着從後腦傳出的喘氣聲

「口吃，作賤作得口。」

喉嚨一邊吞嚥着食物，一邊振動着嗓門發出沙啞的聲音。

可是，出音口不是在我前面的嘴巴，而是在後面的頭顱

然而，更可怕的是，我可以感覺到食團從後腦勺通過腦部蠕動進入至頸部

活像是我的食道分了岔，多了一條從後腦勺延伸至食道的管道！

「好吃，糰子做得好。」

吞畢食團，喝過口茶，舒了口氣，再說一次。

我凝視着八條蠢動着的髮束愣怔着，完全不理會這句讚言。

鬆解草繩、揭開糰子、撩起糯米、握成飯團、餵向後腦

望着髮束們在飯桌上的一舉一動，加上腦內詭譎的蠕動，儘管維持跪坐着的姿勢未久，無法動彈的身軀卻因恐懼而發着麻。

這恐怖的感受何時才會終止啊？

我已不能再忍耐多一刻了！

天啊，我快要崩潰了

「不要。」

「不要啊！」

身體抖了抖，雙眼猛地睜開，左顧右盼，張惶得上氣不接下氣。

喘過一大口氣後，我才留意到原來佳佳一直在我身邊不斷叫喚着我。

「媽媽，你沒事吧？」

「媽媽，你沒事吧？我下了校車後看不見你，就獨自一個人回家來了。」

佳佳按着我的肩膀擔憂着。

「對不起，媽媽很累。」

我輕輕拍一拍她的後腦勺。

突然，我瞪大眼睛，身軀一震。

對了，後腦勺！

我驚慌地探摸着我的後腦勺。

「媽媽，怎麼了？」

佳佳望向我的後腦，好奇地問。

「沒甚麼，媽媽只是累透了。對了，妳還沒洗澡吧，媽媽做了糰子，等妳洗澡後，我端出來再給妳吃吧。」

我未能仔細摸清後腦勺，但擔心那怪「口」顯露出來會嚇怕了佳佳，所以我催促佳佳暫時離開一會兒，待我可以安心去察看。

「好哇！謝謝媽媽！」

佳佳欣喜若狂地答應。

我面帶笑容地目送佳佳走入浴室。

當浴室的門被關上的一剎，我立刻放下笑臉，慌忙走入臥室，急促坐在梳妝鏡台的對面，左手隨即掠

起頭髮，右手快捷抄起桌上的小鏡，迅速向後腦勺一照。

奇怪。

和先前的狀況不一樣。

一樣有兩道腫脹的痂塊，然而，沒有裂開，沒有裂縫。

難道剛才的一切都是夢？

是了，定是我想太多而有所思有所夢了。

我按了按胸口，舒了一口氣，放下心頭大石。

好了好了，不要胡思亂想，當務之急，收拾一下飯桌和爐面，撈起糰子給佳佳品嚐吧。

我走出臥室，望向飯桌。

飯桌凌亂不堪，米碎飯渣滿桌。

我呆若木雞。

等等，不要嚇自己，不要嚇自己。

只是因我太累，精神不穩，不自覺地放縱了自己，肆意地吃糰，而我剛好思緒混亂，忘記自己曾幹過這樣的事情罷了。

應該是，應該是。

不，是的確，的確是。

「我回來了。」

阿蓋沒精打采地說。

「辛苦了，你遲了一小時，公司要加班嗎？」

我在廚房迎面憂心地問。

「今天不用，我遲到只是因為去了菜市場買菖蒲和艾草，希望掛在門邊來辟一辟邪。」

他舉一舉右手拿着的塑料袋，消沉地說

「辟邪？為甚麼這樣說？在公司發生了甚麼事？」

我放下鍋鏟，除下手套，走向前，伸手打算接過塑料袋。

「唉，最近真倒霉，很多事明明已經盡心盡力去做，但總是處處碰壁，不是不小心漏了重要事項，就是不為意犯了嚴重錯誤。」

他惆悵地說。

「不要灰心，事情總會有好轉，快去洗澡吧，我來——啊！」

我掰開塑料袋，正想拿出菖蒲時，一陣濃烈的草葉味沖向我的鼻子，後腦的劇痛隨之突襲而來。

「你怎麼了，傷口還痛嗎？我扶你去臥室休息一下吧。」

阿蓋攙着我的腰，帶我進入臥室，坐在睡牀上。

「可惡！那庸醫真是的，沒給治好卻收那麼貴，豈有此理？哼！後天下班後一定要去醫院投訴他。」

阿蓋怒氣沖沖地責罵。

「噓，佳佳在隔壁做家課，不要那麼吵吧。我後天會再去一趟醫院，看看情況怎樣。還有，你洗過澡後，幫忙準備晚飯吧，今天我做了糰子，你可以嚐嚐，我現在沒胃口，你和佳佳一起吃吧。」

痛楚稍稍消退下來，我柔柔地勸說和交代晚餐的事情。

「好吧，你去睡吧，若是再不能治好，我真的會去投訴。」

阿蓋雖然仍怒意未消，但聲線已降下，幫我除下圍兜後，聽我的說話，離開了臥室。

我側身躺在牀上，呆呆地望着牆壁的掛畫。

不！

不要胡思亂想，那不是真的！

後天就是複診的日子了，到時詳細地向醫生查詢吧。

還有，明天去附近的佛廟拜一拜觀音吧，求道平安符也無妨。

想了一會兒，把之後要做的事情都盤算妥後，我才安然入睡。

「媽媽，為為，甚麼？」
背後傳來一把哀泣的女聲，我轉身。
「媽媽，為為，甚麼要這，樣對我我？」
看得非常清楚，眼前站着的是琳琳。
「媽媽，為為，甚麼要這，樣對我我？我餓，好餓我」
我想逃走，我想說話，但身體不能自主。
看着佳佳向我靠得越來越近，懼意充斥着全身。

「啊！」
我大叫。
四周昏暗，汗流浹背。
「重麼了？」
阿蓋在我背後含糊不清地問。
我正想轉身回話，突然，
「因私欲而弄死前妻的女兒是有報應的。」
我感到後腦勺發出了聲音，霎時啞然失色。
「什麼？」
阿蓋半夢半醒地問。
「因私欲而弄死前妻的女兒是有報應的。」
聲音更清晰，我全身血液瞬間凝結，想說話，但連呼吸也很困難。
「甚麼？妳在說甚麼？」
這次，阿蓋酣夢初醒，從後摟着我，在我耳邊問。
「沒沒甚麼。只是在說，說夢話罷罷了。」
我費盡力氣，終於能說出話來。
「妳又作惡夢嗎？不會有事的。」
他把下巴微微頂着我的頭頂說道，
猝然，巨痛再襲，我不由自主地把後腦勺依向他的頸，右手重重握着他的手臂，頭髮開始騷動起來。
「妳怎麼了？」
阿蓋驚訝地問。
「我.....餓.....」
後腦勺裂了開來。
「妳怎怎麼了？」
阿蓋鬆開了原本抱着我的雙手。
「餓.....我.....」
痛得不能自我。
「妳，妳到底怎麼了？」
阿蓋驚呼。
「我.....好.....餓.....」
我的口彷彿跟着說話。
「放，放開我。」
阿蓋右手想掙脫我的摟拿。
「我.....好.....餓.....啊.....」
頭髮終於鬆脫了蹦帶，胡亂擾動着。
「啊！快放，快放開我，快放開我啊」
阿蓋驚慌地奮力掙扎，我的身軀被他拉得節節後退。

猛然，頭髮被拉扯，傷口裂得更開，下一秒，背後有大塊物體拍了過來，阿蓋的驚叫聲緊隨而至。動作太大，我和阿蓋雙雙跌到地板上。

「放開我，求你——」

他的聲音戛然而止，我感覺到阿蓋的下巴抵到我的頭頂，後腦勺的傷口隨即合上，一股暖流由我的後腦傳來。

這次，阿蓋極力左右瘋狂地後退擺動，擺動中，我的身體重重撞向兩邊的牆壁，紅色的液體隨處飛濺，眼花繚亂，混亂不堪。

不久，擺動終於停下。

背後倏地靠空，我跌坐了下來，身體慢慢倚向後。

「嘎吱，嘎吱」

後腦勺的「口」不斷發出咀嚼的聲音，腦內不絕有暖流和團狀物經過，進入喉嚨的食道，肚內有了飽吐溫暖的感覺，後腦勺的痛楚漸漸消失。

我木然地看着天花板愣怔着，早已魂不附體。

「嘎吱，嘎吱」

過了一會兒，身軀滑下了一點，背後暖暖濕濕的，咀嚼聲依舊沒有停下。

這時，我發現眼前出現了一條條綠色的垂葉懸吊着，宛如向我招手般。

驀然靈光一閃，清醒過來，我發現身體現在可以動了。

我伸出發着顫的手舉向那些垂葉處，觸碰到其白色的根莖後，發力往前握去。

捉到後，我不假思索地迅速向着口腔送去。

「啊！不不，不要，笨妖」

咀嚼聲停止，我的兩個「口」同時發出悲鳴聲。

我毫不理會，繼續狼吞虎嚥，直到呼吸困難，眼前一黑

「好了，我的故事說完了。」

按着後腦勺的婦女說道。

「十分感謝您的故事。請您從這處走，進入連室，再摸黑走入藍室。吹熄裏頭其中一盞座燈後，走向中間的大桌，看一看放在上面大鏡子。看完後，您可以返回這裏，坐回座位。謝謝。」

管家站在連室入口處的旁邊揮動着螢光棒恭敬地說道。

那婦女站起身體，跟着指示走進連室。

客室裏的客人沉默一片，沒有人發聲。

「這故事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我打破沉默。

可惜，又沒有人答話。

過了不久，那婦女回來了。

當她坐回座位時，我斜瞟了她一眼。

她臉上先前憂鬱的消失了，換成安然欣慰的樣子。

「有請下一位。」

管家說道。

燭台自動傳至下一位。

接着，坐在那婦女右邊身旁，一位正撫着鬍鬚、咧嘴露齒而笑的西裝型男開始說起他的故事

第參譚 《三角龍》 上

三角，可以是指生物上的三個犄角，或是由三點組劃成的三個棱角。
我這生最後的容身之處是一塊叫作魔三角的區域。
該處是個海域，發生了許多船隻和飛機的失事事件。
海中有各種各樣的海洋生物，當中較為巨大的鯨類是我最懼怕的生物。
鯨，就是這故事的重要角色。

「鰓鯨、小鰓鯨和大村鯨，這三類是本小店從地築魚市場主要進口的食用鯨肉。」
「紅肉、尾肉和尾鰭，這三處是本小店主要用來製作料理的鯨肉部位。」
「赤唐揚、尾之刺身和味噌酢尾羽，這三道是本小店的招牌特色小菜，請諸位肆意享用。」
三碟小菜端放在議員們各自的桌上，侍女店主的娓娓道來後，終於可以品嚐令人饞涎欲滴的鯨肉了。
「我不客氣了。」
我和眾議員拿起筷子雙手合十齊聲說道。
大快朵頤中，記者們的鎂光燈閃爍不斷。
我的腦海亦隨着閃回到兒時的一段記憶。

「嘔，很難吃。」
我把紅紅的生魚片從口中吐了出來。
「哈哈，真是的。慢慢吃吧。你爺爺小時候正值大戰後期，家境清寒，時常三旬九食，而鯨肉在那時是主要的肉類，難得吃進口的鯨肉是爺爺最愛吃的食物」
爺爺一邊凝望着牆上印有背美鯨噴水的畫像，一邊喋喋不休地懷緬着過去。
我趁着他不為意，偷偷伸出三指迅速拈走那片生鯨魚片，放入大衣的口袋裏。
「哎，你吃掉了嗎？」
爺爺回過神來，發現生鯨片消失了。
「是的。」
我裝傻，微笑着點頭。
「這就乖了。我們的文化就依靠你們這代保存下去了。」
爺爺摸着我的頭，慈祥地笑着說道。

鎂光燈再度閃爍不斷，而這次的情境卻不同。
「重啟商業捕鯨後已經超過一個月了，市內的漁夫們與商家各方面的配合如何？」
「據我了解，對於能夠再次捕捉睽違已久的鯨類，漁夫們都表現出無比的雀躍，他們與商家之間合作無間，十分融洽。」
坐在我右邊的明娜解答一位記者的問題。
「水工市的鯨穫怎麼樣？能滿足市內需求嗎？」
「蒐集了漁業的各方數據，捕獲量尚算隱定，有些日子的收穫甚至可以向外輸出，供應到縣內其他市。」
坐在我左旁的邁肯回應另一位記者的疑問。
「市內的學校膳食開始重新引入鯨肉，學生們對鯨肉認識尚淺，你們會怎樣做去加強推廣這文化？」
「我的女兒現正就讀市內的一所幼稚園，我有向校方反映，學校已舉辦了參觀鯨魚屠宰過程的遊學團，而且反應非常熱烈，其他學校見狀也開始籌劃相似的活動。」
這次，我親自答覆。

記者會結束，我、明娜和邁肯一同向記者們鞠躬後，走出鯨肉料理店內臨時鋪設的會客廳。

這時，我的助手匆忙地朝我衝來，舉起手半遮嘴巴，向着我的耳朵說起悄悄話。

「在巨頭灣發現了一頭抹香在海灘岸上擱淺了。」

我微微吃了一驚。

「快去開車，我這就去看看。」

低聲吩咐他後，我走向明娜和邁肯的中間，左右手同時從後輕拍他們的肩膀，微微低頭，輕聲說：

「我突有要事，你們先回去，晚上再談。」

「先生，近來有一則有趣新聞值得留意。」

助手拉開我愛驅——龍兜蟲的後車門，導我進入車裏。

「如何有趣？」

我進入車廂後座，一邊繫安全帶，一邊問。

「請等一等。」

待我坐好，助手開動引擎。

「請看螢幕就是這段。」

助手在駕駛途中，不慌不忙地調校掛在前頭車窗上的顯示屏至合適的頻道。

「在甫魚海灣沿岸發現約三十頭海豚正隨着觀光船衝浪，這動作稱為『弓騎』，海洋生物學家相信，這行為純粹只為玩耍。」

我觀賞着影片中，那不斷自由地躍水、歡欣地玩着浪花的海豚們，放在膝蓋的雙手不由自主地開始麻痺，嘴上的笑容裂了開來。

「你看見那條背鰭有大片美麗白斑的海豚嗎？牠剛才在一次騰空時還做了個華麗的空翻呢，哈哈。」

我撫着鬍鬚笑道。

「先生，先生、先生。」

我從酣夢中醒來。

「到了，就在那邊。」

我睡眼惺忪地沿着助手的指向從車窗望去。

沙灘的一處有一群人，他們站立的陣式像是圍着甚麼似的。

我伸一伸懶腰，打了一個長哈欠，徐徐地鬆開安全帶扣。

這時，助手已經揭開了車門，舉着大黑傘，站在車外。

我眨一眨眼，抹一抹淚，擻一擻神，下了車。

正值中午，陽光燦爛。

助手撐着傘，替我遮擋陽光，陪伴着我走入人群處。

到了鯨屍處，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團大面積反射着陽光，灰灰沉沉的脹大鯨身。

鯨身約三米外一米高處圍了一條白色粗繩，有幾個人在繩圍內調查着這巨物。

「你就是這市的市議員嗎？我是附近警察署的警長。」

圍內一個滿臉皮疹，穿着警服及白手套的老人走近我們說道。

「你不就是那位逮捕了幾位外籍海洋動物保育人士的英勇警官嗎？幸會，這頭抹香是何時擱淺的？」

我的視線移至鯨屍口部那形似釘棒的下頷上。

「幸會，先生。收到消息，這頭是在今天早上大約九時三十分被附近的漁民發現的。」

「你就是議員先生嗎？我是附近大學的海洋生物系副教授。」

中斷警長說話的，是一個有着銀白色頭髮的中年人，他笑意盈盈地向我伸出手。

「你不就是常常出現在電視新聞的那位教授嗎？久仰了，鯨屍的狀況如何？」

我與他握手後，視線轉到鯨屍頭部那些像被鞭打過的傷痕上。

「客氣了，先生。經過初步觀察，屍身的腹部腫脹，尾部有被螺旋槳割傷的傷口，全身各處均已嚴重腐爛。」

「議員先生！我就是第一個發現鯨屍的漁夫。」

打住教授講話的，是一個行動不便的青年人，他蹣跚地走向我張開雙臂，欲與我擁抱。

「你不就是當時贈我一塊海獸脂的那位勤奮小伙子嗎？你好啊，這鯨已死去多時，還能售出嗎？」

我與他擁抱後，視線放在鯨屍頭部彷彿在融化中的白色臘狀物。

「是的，先生。雖然鯨屍許多部位的肉都已腐爛，但其骨骼和脂肪依然能買得好價錢，畢竟它是難得一遇的抹香嘛。」

「很好，那麼何時可以解剖分屍呢？」

這次，由我情不自禁地出言打斷。

「即場就可以了，我們就等你的意見。」

退避三丈，我和助手從不遠處觀賞屠夫們的表演。

首先，那個小伙子一馬當先，拿着長長的屠刀，一瘸一拐的走到鯨屍的腹部。

其他的屠夫向着另外不同的身體部位走去，準備分屍。

我的目光集中在那個小伙子上。

他用屠刀切入腹部的開端後，身體便向尾巴方向前後擺動，猶如用鋸子割木一般。

割腹途中，猛然，「咄」——

淡紅色的漿液從鯨屍腹腔激噴而出，接着，走避不及的小伙子被噴射的力量拋至三丈遠，中途還翻了個筋斗，重重摔到沙地上，一動不動，奄奄一息。

其他健全的屠夫見狀紛紛走避，倉皇逃逸。

紅漿持續湧出，內臟似也急不及待，登時一同迸發。

迸發間，血肉紛飛，整個視界被染成淡紅色。

「咄，咄，咄……」

頭上奏起單調的拍擊聲，我向上一望，原來助手的大黑傘正被「血肉雨」激射着。

肉林血雨中，突然，「咄」的一下巨響後，一顆石頭似的物體由傘上滑到地上，我吃了一驚，向下一瞧。

灰灰黃黃，有着如臘一樣的材質。

「哈哈，看我發現了甚麼寶貝。」

我喜上眉梢，蹲下察看。

「這是你夢寐以求的新鮮灰琥珀吧，幸好這傘的傘骨是由北極鯨的鯨鬚精製而成，不然，很有可能被打破呢。」

助手跟着蹲下。

黑傘隨着降下的姿勢，向下歪斜。

一個灰暗色的物體趁勢飄下。

「嘿，連塑膠袋也吃，真是飢不擇食呢。」

「國內最大的海洋樂園在今天正式開幕！除了驚險刺激的機動遊戲外，小孩們期待已久的海洋劇場也同樣盛大開演，背鰭有着綺麗大白斑的海豚『小白』將華麗登場，小孩們來到可以」

海浪川流不迭地怒打着三本筋號的雙舷，儘管如此，艙內電視機的聲音依然清晰可辨。

受到議長的邀請，不情願地參加了這次的遊艇派對。

在遊艇奔馳中，參加派對的眾人紛紛踴出船艙，走上甲板，享受着陽光和海風。

而我卻獨個兒坐在艙內打着哆嗦。

小時候有遇溺經歷的我，對於浩瀚深邃的大海存在着無比的恐懼。

一看到大海，我就立時想到海裏會有甚麼巨大的恐怖怪物游奕着，不慎跌入深淵會受到怎樣的痛苦折磨，海裏潛藏的一切未知儼如有一天會吞噬了我……

想到這些，我也不禁打了個寒噤。

我用右手捉着我的左手腕，想令自己稍微鎮定一下。

左手腕的一處刺青引起我的注意。
那是一個刺有赤色鯨魚圖案的紋身。
一個永不磨滅的烙印。

「救命呀，救命呀……」
海面的浪波恍恍惚惚，上身載浮載沉。
我的頭極力向後仰抬，雙手胡亂揮舞，倉皇失措。
心越慌張，口鼻越嚕得多水，身體越往下沉。
當沉入海時，我合口閉氣，避免吸入更多的海水。
但是，時間一長，悶着的胸腔難受不堪，窒息的感覺侵襲而來。
終於，忍不住，有如水壩缺堤似的，口腔鼻孔猛張，任由海水湧進體內。
氣管灼燙，肺部撕裂，痛得生不如死。
海水低沉的咕咕聲，海頂漸變的藍白光，重重圍困了我。
我要被淹死嗎？
我會死嗎？
死嗎？

……
「嗚唔嗚」
「嗚唔嗚」
「嗚唔嗚」
耳邊傳來了怪異的嗚叫聲，蓋過了原來的咕咕聲。
意識折返回來，卻挨近死亡邊緣。
聲音恍似越來越近，我竭力抖擻振作。
稍稍定睛，模糊中，發現前頭下方有一團龐大的黑影，急遽地朝我逼近。
黑色漸漸吞噬深藍色，恐懼也蔓延全身。
鯊魚？海怪？我要被吃嗎？
來勢洶洶，懼意徹骨，巨物衝來的壓迫感擊潰了我的意志。
矇矓間，左手腕被擦了一下，接着，胸腹被抵貼，
最後的感覺是身體不斷向上騰升……

「嘩……」
艙外的喧鬧聲喚醒了我。
我顫了一下，左顧右盼。
「喂，快過來看，有座頭鯨呀！」
議長興奮地叫喚着我。
「我……」
驚魂未定，睡眼惺忪的我被議長挽着手腕，強行拉到甲板上。
全身乏力，無力反抗，唯有逆來順受。
「嘩，你們看。」
一位前輩指着某處大聲叫嚷。
我順着他指向的方位強睜眼。
一尾有着無數白點的波浪形鯨魚尾鰭在不遠處的海面上直挺挺地佇立着。
接着，不待我凝神細看，那尾鰭已向着海面猛健地拍打下去。
只聽到「撲
」的一聲，該處的海水被打得激騰洶湧，在陽光照耀下，分散成千萬顆晶瑩的皚珠遍海飛濺，隨後，
水聲潺潺，亮珠們化成雨幕，灑落到鄰近的海面上，重凝再聚，回歸大海。
看着海面被雨點擊得溶溶盪盪，眾人齊聲呼嘆。

鯨尾擊浪的多次上演，使我暫時忘卻了憂懼，而身體不自覺地向着船邊靠近，沒有留意到船邊海面下有兩團碩大的黑煞漸漸靠攏過來.....

驟然，海面騷動，魚群亂躍，兩個厚實表皮上佈滿小瘤的黝黑巨口在船邊騰湧撲出。

波濤洶湧，遊艇的船身被這突如其來的波動弄得覆去翻來。

心裏一慌，急忙抓向船邊的鐵欄，可惜，我被這顛簸弄得暈頭轉向，失去平衡，跌出欄外。

恍惚間，看到兩個血盆大口在身邊同時合上，然後，慢慢地，伴我一同沉入海裏.....

「咕咕咕.....」

身體下沉，空洞聲不絕於耳。

「咕嚕咕嚕咕嚕.....」

身體回升，我睜開眼，手忙腳亂、驚惶失措，呼出了成堆豆大的氣泡。

「唔唔嗚」

「唔唔嗚」

「唔唔嗚」

背後傳出宛如弦樂的低吟聲。

未及回顧，身後突然被厚硬的碩大鈍物推撞，軀體後仰前衝。

我受驚側頸一瞟，吃了一驚，鼻子一酸，倒抽了一口水。

明亮光線下，一頭座頭鯨正用牠長滿醜陋瘡瘡的大嘴巴頂着我的後背！

多麼恐怖的場景！

心慄得更劇，口喝得更急。

絕望無措，猶如待宰的禽畜。

正當我認定這次必死無疑時，前方模糊的視野出現了數團人影.....

第參譚 《三角龍》 下

「妳說甚麼？小咪有粉紅症？要留院觀察三日？」

.....

「但但，但我這邊很忙，要立馬乘飛機去羅法群島了。」

.....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鬧了，我一談畢公事便會旋即回來的」

我不耐煩地掛掉電話，向身旁的助手道別後，大疾步走向停機坪上「長有角」的白色小型飛機的登機口。

這架飛機叫「獨角獸」，它是議長鍾愛的私人飛機，機頭前方有一根螺旋狀的「角」，用作天線，可輔助通訊。

說是獨角獸，但倒像是一頭長角的鯨魚。

想起便雞皮疙瘩。

我搖一搖頭，把眼睛焦點放回登機口。

「慢慢，不用急，會等你的。」

登上機口，穿過玄關，進入主艙後，首先看到的，是議長安坐在機艙較內的座位上，迎頭帶着笑意的臉容。

「抱歉，對不起，不好意思。」

我連忙點頭，迅急地坐在他對面，明娜和邁肯之間的空位上。

「好了，人齊了，可以飛了。」

.....

「最近怎樣？身體無恙嗎？上次的意外有帶來甚麼後遺症嗎？」

待飛機穿過雲層，穩定向前航行後，議長面露擔憂地問。

「最近很好，身體沒大礙，謝謝議長的關心。」

「對了，這是上次鯨爆遺下來難得一見的龍涎香，我帶來了一小塊，議長你看看怎麼樣。」

為了迴避尷尬的氛圍，我打着岔，同時從西裝外套的內袋裏，拿出一個褐色小公文袋，從中取出一塊小石狀的物體來。

「哈哈，你可真幸運，竟然能得到，來，放在這裏，點一點看看是甚麼香味。」

「是。」

我站起身，把那小石放在前方桌上的煙灰缸上，從褲袋掏出打火機，向着小石打起火來。

燃起的焰處釋出裊裊白煙，土香四溢，既腥又澀，氣甘味甜。

「不錯不錯，這香味真不錯，原塊拿去拍賣能被叫出可觀的價位。」

議長一邊享受，一邊讚賞。

「對了，我有位朋友非常熟悉拍賣市場，那不如我們一同合作，把它賣出個好價錢，再平均分攤，你看怎樣。」

正想答話，議長搶先開口。

「正合我意。」

我笑逐顏開，咧嘴露齒。

「哈哈。」

議長開懷大笑，坐在我身旁的明娜和邁肯亦一同陪笑。

哄笑間，嵌於左邊牆上的電視機播出的一段新聞引起我們的注意，笑聲頓時被打住。

「海豚『小白』在今晨突然離世，負責照顧『小白』的訓練員指出，昨天訓練『小白』時還精力充沛，但到今天早上熱身運動途中突然沒有反應，經獸醫初步檢驗，懷疑是突發性心臟病而猝死。」

「最近的海豚質素真參差，不是體力不夠，就是滿懷病痛。園方這時應該很頭痛吧，異竟『小白』可

是千載難逢的頂級貨。現在它死了，小孩們進園的意欲便大打折扣。失去它無疑就是等於損失一張高級餐廳的長期飯票了。」

議長滔滔不絕地有感而發。

「喂，抖成這樣，你沒事嗎？」

明娜壓低聲線靠近我耳邊地問。

「沒事，只是作息不夠，肌肉緊張而已。」

我用右手捉着我的左手腕，小聲回答。

「來，喝口水，鎮靜一下吧。」

邁肯也察覺到我的狀況，遞了一杯水來。

「哎，你怎麼了？需要折返機場嗎？」

議長回過頭來，亦發現了我的動作，面露擔憂地問。

「不用不用，我休息一會兒便好了，不用擔心。」

我使勁穩定發顫的右手，接過邁肯的水，昂首一口喝了下去。

「咦，你左手手腕的鯨魚刺青刺得不錯啊。」

剛剛抓手腕的動作不為意地拉高了左手西裝的手袖口，讓議長留意到腕上的紋身。

「是的。小時候跟隨爺爺的漁船隊伍一同出海捕魚，不慎跌入海中，自己又不擅游泳，而當時爺爺及漁夫們亦專注於捕捉沖醬蝦，沒有留意我正遇溺。在這時，海中突然出現了一頭黑色巨大生物衝着我而來，把我嚇得半死。幸好，在我快要斃命時，爺爺救了我，而手腕上留下了當時被巨物擦傷的傷痕。及後因為疤痕不退而又形似鯨魚，為了美觀，便請來刺青師給我刺了個紅鯨紋身了。」

我把紋身的緣由向議長娓娓道來，而肌肉的抽動也稍微緩和了下來。

「還真是一個不幸的經歷，對了，你的恐海症就是因為那時遺下的心理陰」

倏地，機艙搖擺不定，燈光閃爍，議長的說話被打斷。

艙內雜物亂飛，我們均抓緊座位扶手，避免被拋出。

「議長，不妙了，獨角獸衝破了一大片烏雲後突然訊號故障，定位系統在最後一刻顯示飛機正處於杜拉剛三角的海域。」

待飛機穩定下來後，機長氣急敗壞地從控制室冒出來。

「你說甚麼？魔之海那個福爾摩斯三角海域？怎會這樣的？」

議長情緒激動。

「我們正在努力搶修當中，希望能盡快聯繫附近的航空塔台，取得協助。」

機長趕忙鞠躬點頭道歉。

「哼！唔聽說每年都有不少飛機船隻在這裏離奇失蹤，哈，現在正好拜會一下所謂的魔三角。來，把電視機調至機外實時監控系統的頻道，看看那葫蘆裏到底是賣甚麼的藥。」

議長快快不忿地說。

機長聽命拿起電視遙控器。

頻道調好後，電視機螢幕中顯示出三個相連的四方畫面，左上拍攝的是機身上方的影像，右上捕捉的是機頭前方的，而正下的則是機身下方的。

上邊兩個畫面平平無奇，反而正下的畫面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畫面拍着的雖是索然乏味的茫茫大海，但中央處有一個着色顯著不同的奇怪物體。

「放大下方的畫面，看看那是甚麼。」

議長吩咐道，機長隨即按指示操作遙控器。

下方畫面被放大至三倍。

頃刻，我們當場愕然瞠目。

最先映入眼簾的，是兩對反射着陽光的耀眼螺旋大犄角朝天挺立。

雙角下方的根源有一個黑白交織的巨圓頭浮出海面，其中形如眼睛的大黑點恍似在窺探周圍。

未及回神，雙角連頭已冉冉沒入海裏，消失於海面。

「應該是雙角鯨，一角鯨稀有的特異個體。」

明娜率先打破沉默。

「但牠相比起正常種屬的大小又實在太巨大了，況且牠們不是分佈在北極圈嗎？怎會在這裏？」邁肯提出疑問。

「海怪，是海怪，三角區果然有海怪，哈哈。」

議長興奮高呼。

忽地，機艙起伏不穩，燈光再次閃爍。

混亂中，我費勁穩坐座位，眼角睨一睨電視螢幕。

下方整個畫面灰濛濛的，影像上有許多半透明的不規則邊線持續的遞變，由此可判斷下方的鏡頭正被水不斷噴射。

沖擊中，鏡頭的玻璃活像有蜘蛛在織網般不斷衍出裂縫，散滿灰沉的背景。

最終，畫面出現數記閃動，及後黑寂一片。

在這時，燈光熄滅，飛機沒有游移不定地胡亂擺動，而是當機立斷地向下俯衝。

艙內一片狼藉，雜物伴着眾人飛上艙頂。

頭側傳來刺痛的尖銳聲，分不清是來自艙內眾人的尖叫，還只是耳鳴而已。

急降時，我全程死盯着電視螢光幕。

下部畫面照樣漆黑一片，但上部兩個均有異變。

首先是在左上的畫面，本是整片天藍色，卻乍然從下方竄出了一個飛機狀的黑色物體。

物體的尾翼彎曲似蝶翼，機翼相較下短小扁平，頭上還設有兩條像長槍般的天線。

物體以螺旋形的方式於天空飛翔騰轉，如同一個欲向青蒼的牆紙打孔的鑽頭。

物體在飛騰中越來越大，說是大，應是近。

最後，藍色的牆紙被黑色的貼紙完全遮蔽。

此時，飛機激烈震動，我的身軀如豆袋一樣在艙內被投來擲去。

頸骨發痛，暈頭轉向。

在我昏厥前，我被扔向電視機。

飛撞半途，我的目光凝注在螢幕右上的畫面。

原先的淺藍色畫面上方有一個倒置的灰色矇糊長腰小三角形。

可是，我的瞳孔卻反映出有另外兩個同樣灰矇長腰但更長更大、長尖頭指向上的三角形顯現在畫面的左右兩側。

三個三角形的尖端閃耀着刺眼的光芒，映襯着深藍色的背景，像極星空上的大三角

「撲嗒嗒嗒——」

「咕嘟咕嘟咕嘟」

意識重回，身邊冷冷、暗暗沉沉的。

我出力撐起俯伏着的身軀，撫着疼痛的頸項，東張西望，隱約辨出周圍的事物。

我仍身處在飛機艙內，周遭偏佈議長及其他人的軀體，破頭折頸，似乎返魂乏術。

「撲嗒嗒嗒——」

「咕嘟咕嘟咕嘟」

如墨似漆的黑色流水不斷地從機艙兩邊破裂的小窗口湧了進來。

看來獨角獸在大海中遇溺淹死了。

想起海，我打起冷顫來。

顧不暇恐懼了，當務之急，要盡早脫離機艙，不然，若水淹過頭，便只有死路一條。

我抑壓紊亂不安的心境，攥一攥拳，扭一扭頭，左瞻右瞰，希望讓自己冷靜下來。

瞻瞰期間，艙邊的一處紅光惹起我的留意。

我定睛一看，那是飛機逃生門旁邊的一個警示燈。

精神為之一振。

「撲嗒嗒——」

「咕嘟咕嘟咕嘟」

「啊！」

身邊的小窗口忽然爆裂，渾沌的黑水朝我濺湧，嚇了一跳。

全身濕透，水寒入骨。

時不宜遲了。

我硬起怯心，提起浸濕的褲管，如蹠河樣，走向紅燈處。

紅燈下有一個不明顯的按鈕，是供緊急情況用。

為防澎湃的海水一瀉如注，我貼好門邊後，才緩緩伸手按按鈕。

機門即時向外彈開。

海水如期喧嚷奔入，但就在這刻，機艙霍然蕩了一蕩，我身子一晃，冷不防被投出艙外

「呖——嗶——咻——」

「呖——嗶——咻——」

「呖——嗶——咻——」

似口哨的微弱嘯聲在遠處演奏着。

胸腹悶痛，身體輕飄飄的。

朦朧矓間，在前方不遠的海底，有一架熟悉的白色飛機。

那是獨角獸。

機上有另一架相類大小的雙尖角黑色飛機。

黑疊着白，角互舐觸。

忽然，黑的下體弓起身頂撞了白的一下。

此刻，視野忽也變得清明，思緒亦一樣。

快溜呀！

「呖——嗶——咻——」

「呖——嗶——咻——」

「呖——嗶——咻——」

我堅定意志，竭盡全力，頭頸仰昂，軀幹挺伸，四肢揮舞，向上攀升。

快到了。

頭頂光線愈來愈亮，浮出海面指日可待。

「呖——嗶——咻——」

「呖——嗶——咻——」

「呖——嗶——咻——」

口哨音也愈來愈亮，步步朝我湊近進逼。

一直專注往上望，不為意海洋深潛的危險正迫在眉睫。

倏然，前方出現三條貌如熊貓的黑色巨魚。

三對歪斜的橢圓白眼，加上不懷好意的露齒笑容，我全身肌肉不由自主地開始抽搐。

當牠們游得更近時，我的身體甚至呈現痙攣狀態，角弓反張，劇痛難耐，肌腱和韌帶像被撕裂一樣。

不要不要不要。

快垮時，

「咻——」

天旋地轉，頭昏目眩。

溘然，下頷、右腹和左腿三處身體部位被撕咬。

整個身軀被粗暴扯向下，不斷下沉

「好了，我的故事說完了。」
露齒撫着鬚的型男說道。
「十分感謝您的故事。請您從這處走，進入連室，再摸黑走入藍室。吹熄裏頭其中一盞座燈後，走向中間的大桌，看一看放在上面大鏡子。看完後，您可以返回這裏，坐回座位。謝謝。」
管家站在連室入口處的旁邊揮動着螢光棒恭敬地說道。
「話說你現在身穿的西裝是藍色的嗎？」
我提出質疑。
「這是深海藍。」
那型男站起身體，靠近。
「好吧，還以為是黑色的。」
然後，他跟着指示走進連室。
客室裏的客人沉默一片，沒有人發聲。
過了不久，那型男回來了。
當他坐回座位時，我斜瞟了他一眼。
他臉上先前的笑容消失了，換成受到驚嚇的樣子。
「有請下一位。」
管家說道。
燭台自動傳至下一位。

接着，坐在那型男右邊身旁，一位雙臂交叉於胸前、整套登山裝束的壯男開始說起他的故事

第肆譚 《四隅巡遊》 上

四月穀雨。

然而，霜降滿地，四周都飄着雪。

這裏是位於天額峯山腳邊的大本營，放眼所見，四處都是彩色的風馬旗及帳棚，點綴着白濛濛的雪地。

一串串印有藏文經咒的五色旗幡隨風飄蕩，散放祈願傳向山脈，祝福每個雄心萬丈、企圖征服世上最高峯的攀登客。

「來齊嗎？嗯……齊了。好了，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登山團，我是你們的嚮導，羅暹人朱強，六十四歲，當天額峯的登山嚮導已經四十年了，登頂成功的次數為二十四次，失敗的次數更多，多得已經忘記了。近年身體機能開始變差，這次會是我人生中最後一次登山，之後會留守大本營，轉職為後勤人員。」

前方右邊，暖烘烘的營火後，來了一位穿着紅色羽絨外套的老嫗，中氣十足地邊環視邊對着我們說。

「好了，大家坐吧，在你們享用餐點時，介紹一下自己，說一說你們來登頂的目的。」

朱強伸出雙手，示意我們坐下。

「我是朗聖，二十歲的大學生，藏衛人，是個登山狂熱份子，征服過我家鄉的所有山峯，今次我花盡了這幾年當兼職存下來的積蓄，決心來登頂，為甚麼要來？是因為……」

坐我左旁，穿着綠色羽絨外套的青年率先回答。

「因為它就在那兒。」

朗聖停頓一下，抬頭眺望並遙指天額峯後，完成說話。

「著名登山家馬里洛的名言嗎？哈哈，真是後生可畏。」

坐我對面的左邊，穿着黃色羽絨外套的中年人接話。

「我是馬達，四十餘歲，來馬商人一名，喜好冒險，今次的目的是想挑戰最高峯，體驗一下真正的居高臨下。在參加這次活動之前已經接受過嚴格的訓練，另外，事前膳食、登山裝備、心理狀況等等各方面都做了充足的準備。」

馬達挺着胸，自信滿滿地說。

「唉，富有真好，可以輕易體驗常人難遇的經歷。」

坐我右旁，穿着藍色羽絨外套的壯男歎道。

「呀，對不起，我是姆德，三十多歲，洋北人，是個業餘登山者，以登山作為興趣已經差不多二十年了，踏足世上最高峯是一直以來的理想，今次我好不容易才安頓了家庭、湊夠了需要的金錢來參加這次活動。」

他苦笑地說。

「嗯，這是個宏大的理想，祝願你這次能凱旋回家。」

朱強伸出左手拍一拍姆德的右肩鼓勵他。

我正想說話，但朱強卻搶先開口。

「喏，你這戒指很炫麗，那裏買來的？」

朱強指着姆德手套上的戒指問。

「這個嗎？剛才我在附近的小冰川撿到的，看起來精緻剔透，便想戴上手指看看。」

姆德舉起左手，一邊觀賞着戒指，一邊說。

「哎，是的，忘記提醒你們，山上的冰水是不適宜直接飲用的。這是因為近幾十年登山活動頻繁，山上堆積了數以噸計的異來物，不只是歷來登山者隨手棄置的垃圾，還有一具具在征途中不幸遇難的屍體，這些異物污染了冰川，加上氣候變暖，冰川漸漸融化，污水從山上流落山下，大本營附近的水源亦變得不能直接飲用。由於負責管理這裏的當局未有相應的資金和措施去過濾山水，為保安全，你們現在從這裏得到的飲用水全是由外面購來的。」

朱強停頓片刻，長吁一口氣後，瞄着姆德手上的戒指，接着說，

「你手上的戒指有可能是其中一個長眠山上的英魂遺留下來的隨身物品，你最好不要肆意拿走。」

「如果是這樣，那我就帶着它，闖過天額後才歸回吧。」

姆德嬉皮笑臉地說。

「唉，真是的，隨便你了。話說回來，我對戒指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可以把它借給我看一看嗎？」

朱強微笑着伸出手掌。

「好吧。」

姆德猶豫了一下，脫掉戒指，交給朱強。

「嗯……若果沒有判斷錯誤，這是一枚祈願戒指，其晶石的外形是根據藏傳佛教的燃三寶之形而設計的，還有，可能你沒察覺，戒指的金色背面雕有駿馬，而馬的背上則刻有古蒙字「隆塔」二字，沒有猜錯的話，應該是原有的人的名字。」

朱強捏着戒指，放近眼邊，微觀細察。

「若是用來祈願的話，那不是正好嗎？拿它作護身聖物，保佑我們登頂成功吧。」

姆德邊說，邊伸手欲想取回。

「隨你便吧。」

朱強還了回去。

凌晨四時，夜色清朗。

天氣預測今天會是大晴天，這是登山的絕佳時機。

我們計劃在上午五時開始登山，中途在中轉營休息片刻後，預計中午前登頂，然後再返回中轉營，最後希望在日落前回到大本營。

經過充足的睡眠，隊友們個個都精力充沛。在吃過早餐後，各自收拾着攀登物品，準備踏上實現宏願的第一步。

戴着頭燈，背着高厚的背囊，提着登山杖，我們浩浩蕩蕩地向着攀登主徑邁進。

攀登主徑上第一個必經的危險階段就是布絨冰瀑，它是位於世上最高海拔的冰川——布絨冰川上。

近年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熔冰面積不斷擴大，增加了附近雪崩的機會。

清晨時份，陽曦初現，四周的事物變得鮮明可辨。

放眼望去，在不遠處的大雪壁旁可以看到有兩道窄長的鐵梯，那裏就是進入冰瀑附近的捷徑。

走到鐵梯處時，我們稍事歇息，朱強在此講解攀梯時要注意的事項並吩咐我們戴上太陽眼鏡，避免發生因長期注視由冰面高度反射的陽光而導致的雪盲。

小休過後，我們開始爬着鐵梯，登上雪壁。

「等……等等！」

攀梯途中，姆德突然喝止我們。

「對……對不起，我的戒指掉了下去，朗聖，你可以幫我拾回嗎？」

姆德停止攀梯，向下對着身後排在我前面的朗聖呼叫。

「甚麼？那戒指與我風馬牛不相及，為甚麼要我浪費體力把它拾回？」

朗聖埋怨着反問。

「拜託你吧，登頂後我再請你吃一頓好的吧。拜託。」

姆德懇求說。

「唉，好吧，你要記着噢！」

朗聖降回原地，撿回跌下的戒指，放入衣袋，繼續攀梯。

在我們都攀上雪壁後，朗聖還回戒指給姆德。

「你還是不要把戒指戴在手套上吧，這樣會容易丟失兼且易生意外，戴上戒指再穿回手套會更好。」

朱強提出建議。

「好吧。」

姆德依從朱強，除下手套，戴上戒指，再套回。

在這時，我的身體乍然抖了一下，天旋地轉，跌坐下來，差點昏了過去。

「你沒事吧，需要休息一下嗎？」

朱強上前扶了我一把。

「沒事沒事，我只是有點不適應罷了，習慣了便沒事。」

我連忙揮掌示意。

「嚮導，我們暫時放慢腳步吧，反正今天是晴天，等他重拾精神後再回復常速吧。」

馬達氣定神閑地說。

「好吧，你若再感到身體不適，就立即通知我吧。」

朱強拍一拍我的肩膀。

我向她點一點頭，表示謝意。

「好了，我們繼續走吧。」

冰石嶙峋，川雪壯麗。

雖然眼前的景致被墨鏡過濾，但都難掩冰瀑浩浩的美。

走了一會兒，前面出現了一個大冰隙。

而冰隙上又架了一道鐵梯。

與之前的用來攀扶的不同，這次是作為橋樑供我們橫越冰隙的。

我們拿着兩條各自穩釘在彼此兩崖的旁邊不遠處，用作平衡及保險的粗大繩索，逐一跨過這條大縫隙，而我是最後一個。

當我小心翼翼地走上這條梯橋時，心裏禁不住好奇地向下一瞰。

下方有一條紺青色的大裂縫，深邃又幽美，內心不禁有種想跳下去的奇怪衝動。

「喂，你們快過來看看，那裏好像有一具屍體。」

朗聖大叫。

我冷不防身體一晃，雙手反射緊握繩索，回過神來。

「喂喂喂，這裏是雪山，不要隨便大呼，會很危險的。」

朱強連忙上前斥責。

我提起精神，穩健地越過冰隙，隨他們的視點望去。

前方一個雪丘的山谷某坡處有一個明顯與皚皚雪地不協調的灰沉沉物體。

傲雪凌霜，風骨峭峻。

「嗯……屍體……嗯……不遠處是頓諾大雪溝……朗聖，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它有機會就是你之前所提及的那句名言的始說人。」

朱強揣測。

「馬……」

「呼嚕呼嚕……」

朗聖剛想回話，但聲線卻被更大的聲浪淹蓋。

回頭一看，颶聲如雷，雪紛紛飛。

一大片雪白色的煙塵從我們的身後席捲而來……

「喂，沒事吧，醒一醒，不要睡。」

我搖一搖頭，睜開眼睛。

前方有一個白色人影俯伏在雪坡上。

雪，一大堆雪壓在他的背上。

有三個人在他身邊嘗試救助他。

「喂，不要睡，不要睡啊！就差數百米，差點兒就要登頂了。」

「征服最高峯不是你一生的願望嗎？你怎能就這樣放棄？」

三人漸漸着急起來。

我上前靠攏，欲施予援手。

「算吧，我們走吧。」

「但是……」

「他已奄奄一息了，而且我們的氧氣儲備有限，若果勉強帶着他，會加重我們的負擔。」

「說得沒錯。難道你想我們陪着他一起在此地長眠嗎？事不宜遲，要當機立斷了。」

「好……好吧。」

三人一同點了點頭，各自撐起沉重的身體，悲傷地離開那人的身邊。

等，等等。

你們不能這樣做，他，他還未，他還未登頂啊！

我急躁地嚷着。

一陣風雪又吹來，我的視野變得模糊一片。

我搖一搖頭，睜開眼睛。

待眼睛適應過後，我四處張望，搜尋姆德。

可惜，杳無蹤影。

看到前方有一處突起的小雪丘。

我飛奔上前，撥弄雪丘，希望發現姆德。

但，除了我那隻因用力過度而甩出的手套外，只有那枚姆德愛不釋手的戒指。

我喪着氣靠後跪坐。

抬頭不經意望向前方。

前方近處正是那條大冰縫。

那一剎那，我愣着眼，身體驟然像裸露在寒風一般，瞬間凍結。

我推估到姆德的屍體在那裏了。

「喂，你沒事嗎？」

「喂喂，快起來，你繼續這樣會容易有失溫症的。」

「朗聖，你幫忙助我一起扶他起來，如他再呆坐得更久，雙腳將不能再走路了。」

朱強和朗聖欲把我提起。

「不用了，快點趕路吧，不要耽誤了行程。」

我立定心腸，竭力挺起冰凍的軀體。

做了數記暖身運動後，我戴上那枚戒指，套回手套，攥着拳頭，毅然隨隊伍前進。

放心吧，姆德！

我一定會帶着它成功征服天額，你就在遠方保佑我們吧！

天朗雪清，撩闊無垠。

歷盡山峰岩嶺、川河溝瀑、壁臺坡坳，終於在天額最高處印上了我們的蹤跡。

登頂的一刻，似有還無。

環視四周，思潮起伏、渾然忘我，靈魂彷彿飄至九霄雲外。

成功了，我成功了！

隊伍其他人也一樣高興得欣喜若狂、手舞足蹈。

他們都能夠安然無恙的享受這份喜悅。

而姆德卻

也罷，對於登山狂迷，哪怕可能會齧身粉骨、屍骨無存，能夠長眠於山上可說是死後的一種榮耀。

心有天額峯，死又何足懼！

我脫下左手手套，高舉左手。

中午的烈陽把手上的戒指照得熠熠生輝、炫眼耀目。
感謝你的保佑呀·姆德·我們終於戰勝了風霜·征服了天額！

天額的最高點是一條幼鐵柱，柱的周邊五彩斑斕。
不僅圍着了世界各地的國旗和風馬旗，還有鮮亮如新的垃圾。
我們把相片拍得盡意後，跟着把各自帶來的國旗插到此處。
當我拿出背包裏的國旗時，內心登時一怔。
這是我國的國旗嗎？國旗是這樣的嗎？
對於手上的國旗有種莫名的不熟悉感。

「你怎麼呆着了？有甚麼事嗎？」

朱強上前問我。

我搖一搖頭，拉開國旗定睛一看。

呀，沒錯，沒有錯，這正是印有龍圖騰，我國洋北的國旗沒錯。

「沒事，可能是歡喜過頭，腦中的思緒有點混亂。」

我回答朱強。

「嗯，看來是時候回去了，在這超高海拔的地方再待久一會，恐怕會有更多像你這樣的狀況。」

朱強說後，走向其他隊員，指示他們收拾行裝，準備回去。

我連忙插下國旗，舒展一下筋骨，隨他們一同載譽歸去。

風聲蕭蕭，雪意泱泱。

下午四時，陰晴不定，天氣不似預期。

陽光漸不明朗，雪上加霜，主徑變得依稀難辨，下山的路途峻危艱險。

迎風冒雪地走了良久，我們都精神委頓，筋疲力乏。

走着走着，在我前面的朗聖陡然摔倒在地下。

我們上前探看，看到他旁邊有一塊披着厚雪的長型灰岩，不留心的話很難察覺到。

這時，本已爬起來的朗聖驟地又再次摔倒在地。

他驚恐地伸出手指了指那塊灰岩，示意我們注視它。

我蹲下細看，直挺挺的灰岩有着慘白的表層，四端有長型條狀物向外彎轉扭曲，一處突出的圓頭有着掙擰的面目

不，它不是岩石，是，是屍體！

我們都被這具屍體嚇了一嚇，不知所措。

這時，馬達猝然咳嗽大作，潔白的雪地被他的嘔吐物沾染上暗紅色。

朱強一邊撫着馬達的背部，一邊拿出手帕供他抹嘴。

我們欲上前協助，可是，她卻指着不遠處的一個小岩洞比比手，要我和朗聖進入岩洞。

我們遵循她的指示，走向岩洞。

岩洞雖不大又不深，不能完全抵擋風雪，但用作小憩倒是不錯的場所。

快要入洞時，在我前頭的朗聖頓然停下，向後退了一步。

我快步走上前，向洞內一瞥。

一隻鮮紅色的攀山雪靴子首先映入眼簾

第肆譚 《四隅巡遊》 下

陽弊寒凶，淒風慘雪。

縱然身處暖地、身披厚羽，總覺得吹來的風雪侵肌刺骨，冷得直打哆嗦。

朱強和馬達跟隨我們身後亦進入了岩洞，我們各自打着火機，圍圈取暖。

洞內共五人，

四個向內，一個靠外；

四個蜷坐，一個躺臥；

四個體暖，一個身寒；

四個活着，一個

「這裏是著名的『紅靴洞』，即便到處滿是垃圾，也是登山家們公認的一處地標。」

朱強喘一喘氣，接着道。

「它是位於天額另一頭的登山主徑上，儘管看來我們走錯了路，誤到了山的另一邊，但只要找出該主徑，就能回到另一處的大本營。」

「喀，說得沒錯，這洞的名字就是取自穿着紅靴，側臥在這裏的那位好漢。還有，在外面平躺着的是『眠王子』，他亦是一位壯烈的勇士。」

馬達注視着「紅靴子」，接着說，然後東張西望，像是找尋着甚麼似的，繼續道：

「喀，喀，奇怪了，據說還有一具備受爭議、蜷坐着的『休憩者』，為甚麼不見了的呢？」

「唉，假如風雪再大，我們可能就是下一具『休憩者』了。」

朗聖打了一個寒噤，意志消沉地說。

「喂，別說不吉利的話。還有，悲觀消極只會削弱生存的意欲，在求生時是非常危險的。打起精神吧，現在先好好休息，待風勢減緩，我們再重新上路吧。」

朱強沒好氣地向朗聖訓話，並且鼓勵我們。

薄暮冥冥，雪虐風饕。

歇了半天，可惜，風雪並未變弱，反而漸強，我們唯有硬着頭皮地戴上頭燈步出洞外，覓尋更好的避寒處。

走着走着，不知過了多久，前面的朱強驀地止步。

她頓了一刻，轉過頭來，向我們招招手。

當我們都走到她身旁時，她轉換手勢指向前方。

我們順着她的指向一望，四人瞬間轉悲為喜，如獲甘霖。

意矇眼矇，但在風霜雨雪中，我仍看到不遠處有一幢小屋昂然屹立。

朗聖一馬當先，一個箭步奔向小屋。

我們也打起精神，隨後追上。

朗聖毫不猶豫地踢開大門。

「吱—呀—」

殘破的大門發出病恙的呻吟。

我們二話不說，紛紛趕快竄進屋裏去。

四人微弱的頭燈一同向前一照，一張破爛的方形木桌和四張摺疊方椅就躍入眼簾。

四處照覽，內裏的四周除了中間的椅桌便是凌亂的垃圾。

看來之前是有人在這裏待過的。

我們不約而同地走向桌邊卸下行裝。

「在這還是高海拔的地方竟然有幢小屋，還真是稀奇古怪。」

朱強一邊納罕，一邊緩緩放下背囊。

「不理這是冥界或是鬼域，總之能夠待上一晚便是好地方了吧。」

朗聖一邊勸說，一邊抖着放下背囊。

「喀，對，快來一起找找有甚麼能夠生光生熱的工具，不然在這一晚過後會再添四具著名的屍體了。」

」

馬達一邊敦促，一邊咳着放下背囊。

「不知為何，我對這裏有一種莫名的熟悉感。」

我一邊驚詫，一邊搖一搖頭，脫下手套，放下背囊。

「你不是才第一次來登天額的嗎，怎會來過這裏呢？多次看你這樣，恐怕是患有腦水腫。」

朱強一面擔憂，一面慢慢四處探索。

「老奶奶，看你行動緩慢、上氣不接下氣的，你亦可能正處於衰竭呀。」

朗聖一面揶揄，一面顫着四處探索。

「喀，喀，不要太自負了，看你不斷戰抖，是失溫症的話就完了。若真的找不到任何工具，我帶備了衛星電話，隨時可以召喚我的直升機來拯救我們。」

馬達一面勸慰，一面嗽着四處探索。

「噢，真的嗎？非常感謝。唉，富有真好，看來哪怕你的咳嗽是因肺水腫而起，也會輕易得到治療。」

」

我不假思索地說，一面羨慕，一面抖擻心神四處探索。

「好吧，大家停下吧，看來再找也只會浪費體力，況且我們頭燈的電力也快耗盡。馬達，你就拿出你的那個電話果斷去求救吧。」

朱強叫停了我們。

馬達遵遁吩咐，不情願地走出小屋，去打電話。

「我的登山訓練團隊說要待到天氣好轉才能給予拯救，預測抵達時間大約為上午四時，他們還叮囑我們在這段時間盡量活動，不要昏睡過去。」

他打了電話後回來報告。

「嗯，現在是凌晨十二時，要已經精疲力竭、睡意漸濃的我們不要昏睡過去，應該怎樣做呢？你們有甚麼好提議？」

朱強困惑着。

呼嚕呼嚕，颯颯颯颯。

風雪在小屋外不迭地搞打着，宛如死神搞響喪鐘找上門，極力想要侵襲進來。

然而，屋內卻一片寂靜，四人都正在納悶着。

我們提議過不少意見，但沒有一個是真正做到在缺少照明工具的前提下，讓只少一人維持清醒一段時間而又使其他人可以睡眠且又不能睡太久，輪流替換直至暴風雪停止。

昏昏欲睡，在快要抵不住睡意的侵襲時，我奮力一振，搖一搖頭，想到了一個遊戲，像是說着夢囈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

「不如這樣吧。我想到了一個遊戲，我們四人分別坐在四個角落，其中一個作為第一人開始動身，站起順時針倚牆走到第二人的身旁後，敲打牆壁並拍拍第二人的肩膀喚醒他。然後，第一人坐在第二人的位置，第二人重複第一人的動作，走到第三人的地方做出同樣的事情，如此類推，不斷循環，直到直升機的降落。」

「這主意不錯呀，就這樣辦，大家各自去預備吧。」

朱強氣息虛弱地說。

「那麼，開始吧。」

後方有人高呼。

「啊，是。」

我從昏睡中驚醒，搖一搖頭，慌忙站起身。

遊戲是我提出的，自然是由我來當第一人。
看來我在坐着等待其他玩家準備時，不敵睡魔，陷入沉睡。
我提起精神，打着火機，右身倚着牆，摸黑前行。
走着走着，前面矇矓中出現了一個側身盤坐着的綠色身影。
我走向他的身旁，右手握拳敲了敲牆壁，左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慢慢站起身，轉身向我的左方靠牆前行。
我坐在他原先的位置，側身倚牆，打算再次墜入睡夢。
啊，對了，我最好應該脫掉戒指。
剛才敲牆時，我感到有甚麼東西隔住了食指和牆壁，想想就是那枚戒指。
慎防戒指有甚麼磨損，最好應該脫掉它。
除掉放入口袋吧。
當戒指快要擺脫我的魔掌時，倏地被我的思緒打住。
不，如果是放入口袋，玩遊戲時持續站起坐下，恐怕會不小心掉落的。
應該把它放到桌上。
對，趁遊戲還未完成一圈時，我應該把它放到桌上。
「咚咚。」
立定主意，想要行動時，我聽到左方傳來敲牆聲。
是時候了。
我套穩戒指，站起身來。
打着火機，轉身朝着想像中木桌的大概位置走去。
不久，木桌的影像就在眼前。
「咚咚。」
又有敲牆聲傳來。
時不宜遲，我迅速脫掉戒指，放在桌上。
就在這時，腦海遽然翻起巨浪，目眩頭昏，身子不穩，魂搖魄亂。
腦水腫又發作嗎？
我搖一搖頭，鎮定心神。
「咚咚。」
再有敲牆聲傳來。
不妙，要快點回去。
我轉身撲向意想中的原先位置。
「咚咚。」
不一會兒，頭上響起打牆聲，身子被一隻粗壯的手拍着。
我起身讓座。
奇怪，在我後面的應該是朱強，想不到她老人家居然會有這麼壯實的手。
果然是老當益壯。
我重複之前的動作，把清醒的意識傳向朗聖。
朗聖從睡夢中驚醒過來，嚇得打了一個寒顫。
臭小子真是的，未免太孱弱了吧。
待他走後，我便想尋回夢鄉的道路。
可惜，快進入時，馬達可恨的咳嗽聲卻不絕於耳……
如是這，不斷輪迴，不知何時，屋外有了動靜，
「直直直……」

我搖一搖頭，眨一眨眼。
曉風殘雪，四周灰黃一片。

「唉，失敗了，未能登頂真是太遺憾了。」

不知為何，心裏浮現了這想法。

是嗎？失敗嗎？好像是，應該就是。

暴風雪停止後，四人走出小屋，步上另一條主徑，身無大恙的回到另一處的大本營。

四人休息完畢，準備收拾回家。

「喏，你還拿着他的戒指嗎？」

其中一人發現了甚麼似的，走向一個穿着藍衣的人問道。

「它始終是他珍愛的東西，你是不應擅自取有的。把它扔掉吧。」

另一人上前告誡。

「你就把它棄在山上，希望它會隨風雪冰川飄向山峯去，以償他登頂的夙願吧。」

再另一人跟着勸導。

「哎.....好吧。」

藍衣說畢便把戒指掩埋在雙手手心裏，合掌低頭閉眼，作出祈願的動作。

然後，用力把戒指拋向山裏去.....

「呀！」

身體猛然亦感到被拋出，我不禁驚叫。

「直直直.....」

我搖一搖頭，睜開眼睛，四處張望。

原來直升機已經到達原來的大本營。

鬆一口氣，原來是夢！

明明成功了，怎會失敗呢？

我趾高氣揚、飛鴻踏雪地步出機艙.....

四時充美，風花雪月。

睡了大半天，精神飽滿。

四人休息完畢，準備收拾回家。

「等等，各位，我忽然想到，我們在小屋裏玩的四人遊戲，好像有點奇怪。」

我們剛要起行，卻被朗聖打斷。

「你們細心想想，當第一人移至第二人的位置，第一人的位置便是空了。假如如無意外，繼續遊戲的話，那麼到第四人移動的時候，按照規則，是無法碰到第一人的肩膀的。」

朗聖伸手比劃，向我們說明。

「恩，的確是這樣，若果第四人想碰到第一人的肩膀，就要無視規則，越過一角，繼續前行.....」

馬達思索着。

「或許因為當時我們都累透了，難免睡眠惺忪、精神恍惚，可能無自覺地違反了規則也說不定。」

朱強忖測着。

忽發奇想，我的腦裏鑽出一個可怕的可能性：

「難.....難道有第五人中途加入，那.....那第五人可.....可能就是.....姆德的鬼魂？」

三人不約而同露出驚訝的表情。

一片寂靜。

靜得有點奇怪。

他們瞪大眼珠直視着我。

「喂喂，你知道自己正在亂說甚麼呀？」

朗聖疾聲大呼，打破沉默。

「你的腦水腫還未好轉嗎？」

馬達滿面困惑。
我緊皺眉頭，摸不着頭腦，正想反問，朱強率先走到我身旁。
他拍一拍我肩膀，
「你就是姆德呀！」
一瞬間，晴天霹靂。
忽地，我的身軀暈厥倒地。
可是，我的視界仍然停留原處，呆滯地看着身邊的三人急步上前接着那不省人事的亮藍身影。
他身邊跌出了一枚閃耀的戒指。
戒指上的寶珠裂了開來。
這刻，我幡然醒悟，明白了這一切。
我虛虛一笑，輕身如雪，隨風飄離山脈

「我的故事說完了。」
雙臂交叉於胸前的壯男說道。
「十分感謝您的故事。還記得本人剛剛對前三位的指示嗎？勞駕您依照同樣步驟做一遍。謝謝。」
管家站在連室的入口處旁，舉着螢光棒恭敬地說道。
然後，他跟着指示走進連室。
客室裏的客人沉默一片。
「如我沒猜錯，他其實是玩過那四角遊戲兩次的。」
我揣測着。
「哈哈，若像他所說，那應改稱為五點遊戲了。」
空置的座位右邊，燭台附近的黑暗處，傳來一把嘶啞的聲音。
我沒有回話，過了不久，那壯男回來了。
當他坐回座位時，我側瞥了他一眼。
他臉上先前那自信滿滿的笑容消失了，換成似是恍然大悟的樣子。
「有請下一位。」
管家說道。
燭台自動傳至下一位。

接着，坐在那壯男右邊身旁，端放在一堆殘肢上的一個斷頭開始說起它的故事

